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三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同 勿軒熊氏曰首言夏殷周之禮次言夏殷不足徵而後有從周之說周衰禮樂廢壞於魯蓋傷之言禮二十一章言樂三章通言禮樂一章夫子出處一章辨按此篇雖皆論禮樂之事然亦多探禮樂之本而仁如禮樂何便是以本心之仁為禮樂之本也與奢寧儉與易寧戚便是以儉戚之初為繁文之本也自謂泰山不如林放便是以旅泰山為虛文而循分自盡為之本也禮後於忠信便是忠信為之本禘既灌不足觀便是誠為之本祭如在便是孝敬為之本他章大抵有這意思學曾問夷狄之有君章君子無所爭章却是如何曰諸夏豈盡無君長只是有上下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佾

一

近譬堂藏板

名已失其統御之本矣君子須是以恭遜為本一有爭心則事事都不當理挾智任術驕亢鄙吝執拘偏私無不為矣他如思夏殷之禮以忠質為周文之本也監二代之意同每事問便是敬為禮之本射不主皮便是德為力之本如宰我使民戰栗之說便是失立社之本意故夫子警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



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或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爲佾者，何如？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其佾少而人多如此哉？曰：或以忍爲容忍之忍，聖人辭氣，豈其若是之迫哉？曰：未必然也。然胡氏曰：聖人量同天地，以恕待人，惟於亂臣賊子，則治之甚嚴，其法備於春秋。所以扶大倫，立人紀也。若以此說通之，則亦無可疑者。但恐本意未必然耳。曰：孰不可忍？呂說如何？曰：聖人方欲極言其僭，叛不臣之心，不應反却而譏其僭。諸侯之小罪，也是與孰不知禮之云。文義亦有不同者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佾

二

近譬堂藏板

語類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爲不安，然見這八佾人數熱鬧，便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過絕天理，失其初心也。○問：集注兩說不同，曰：如今亦未見聖人之言端的是如何，如後說之意，亦自當存蓋。聖人言語固是旨意歸一。後人看得有未端的處，大率意義長者錄在前，有當知而未甚穩者錄在後。

附朱子曰：爲人臣子，只是一個尊君敬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佾，尚忍爲之，則是已絕天理。雖時逆作亂之事，亦必忍爲之矣。○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

精義呂曰：陪臣忍僭天子，則降自天子，無所不可忍。爲○游曰：人臣僭國君之禮，是無君也。陪臣僭天子之禮，是無王也。季氏以八佾舞，其心遂無王矣。是將援本塞源，冠履倒施，滅天理而壞人倫矣。此而可忍

孰不可忍也。

同大全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皆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爲三氏也。○雲峰胡氏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東陽許氏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爲之何事不可敢忍爲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

異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制度上說故以容忍爲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爲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爲之矣。○謝氏先論人心之本然以見季氏之忍心僭逆次又推及其忍心僭逆之害使讀之者惕然有警於其心而防微謹獨之意自有不容已者。○蔡虛齋曰先王制禮辨名分於斯須如佾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不可毫髮僭差也而季氏乃以大夫僭天子之八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佾

三

近譬堂藏板

佾以舞於家廟之庭其忍於無君一至於此更何事不忍爲謂凡適已自便而未甚踰於大闕剝下欺公而得苟免於刑憲者皆將無所不爲矣此說以是可忍者爲重謝說以孰不可忍爲重非正意也。○呂晚村曰季氏僭竊與莽操等不同蓋公子純禫權臣一味妄自尊大不知其文理不通帶一分駭蠢無知帶一分世家習氣在。**辨**撥雖亂臣賊子心上也必有打不過處到得忍時則打不過處也打得過了防維一決何所不可是忍孰不可忍危悚之甚嘆息之甚。○季氏雖未似莽操之奸譎然觀其四分公室其心直欲吞魯國而有之縱其欲直不僮吞魯國而有之他如顛臾則伐陳恒不討豈僅是駭蠢無知世家習氣以此恕季氏又未見平允聖人此時說到孰不可忍便有深痛而不能明言意思故容忍一義朱子必並存之是何等詞嚴義正更說甚麼別底閒話。○季氏八佾舞於庭此句是記者紀事而冠以孔子謂三字非孔子口中語也孔子目擊心傷故彙以是可忍孰不可忍而記者

因記其事如此是字乃有着落○聖人不就他借天子禮樂上明論其事而斷其罪而以一忍字誅其心以孰不可忍極其勢只九箇字已窮盡季氏之內外本末而猶言婉而不徑直是何等氣象○作聖人不能容忍季氏則辭近迫切故朱子謂其不必有此意然又謂聖人亦自有大段忍耐人處如作春秋是夫段叵耐忍不得處故復引范氏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之說於圈外蓋季氏既是忍心借亂自是罪不容誅但只是言外意聖人當下未說我不能容忍之耳○學曾問謝氏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許氏輔氏遂皆以敢忍釋之何如曰不敢生於敬不忍生於愛敬是義分上事愛是仁分上事朱子謂季氏初生於愛敬是義分上到忍而用之便是滅絕天理失其初心也須知其不安忍字正卽孟子子人皆有所不忍違之於其所忍忍字之義謝氏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正見不敢生於不忍忍則敢矣卽不仁便不義之意作兩層說諸儒作敢忍解未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佾

四

近譬堂

禎按只八佾舞於庭便是有無君之心也○有無君之心則其事雖輕重大小之不同而以忍為之心論之只一般故孰不可忍卽在是○可忍之內非聖人刻論而推見之也○纔說忍必先有箇不忍之本心在其初決破籬籬其後自輕車熟路矣故朱子謂季氏初心也知其不安觀此知字則後此是昏昧無知了故諸說分此章為不仁下章為不智者朱子不用其說也○虛齋以孰不可忍指適已自便未甚踰於大閑之小事說正與或問極言其僭叛不臣之心不應反却而譏其僭諸侯之小罪相反其以謝氏為非正意豈季氏之罪猶有所寬與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

三家曾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

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佾

五

近譬堂藏板

穎 問三家者以雍徹曰：這箇自是不當用，更無可疑。問是成王賜周公，曰：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

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公道是成王賜，便不敢道不是。予雍詩自是成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問用徹，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曰：使魯不會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議其過惡。若大夫有不善，合當諫正者，亦不可但已。孔子謂季氏八佾與三家雍徹之事，又却不然。○八佾只是添人數，未有明交，故只就其責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引詩以曉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旣無此義，焉取此詩。

同 仁山金氏曰：堂廟堂也。上文庭亦是廟庭，蓋廟制

室外爲堂，堂前爲庭。○胡氏曰：按禮記明堂位篇云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

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

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

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

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六

近譬堂藏板

子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毫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哀乎？○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為之矣。○蔡虛齋曰：雍詩傳以為武王祭文王之樂歌，看來武王未受命未及祭文王以天子之禮樂，武王沒，周公相成王，乃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疑此時乃有雍詩也。或曰：中庸言追王太王、王季，而不言追王文王，則祭文王或先用天子之禮也，故未克商已曰有道會孫，周王發。○按此詩有文考、文母之言，其為武王祭文王之樂歌無疑矣。○三家祖桓公事見通考。大夫士庶宗廟條亦由魯祖文王，故三家效尤焉。○呂晚村曰：說三家僭竊，只說何取，今三家亦索然無可回答，是并不許三家明認僭竊也。語愈婉，旨愈嚴，無知妄作罪名，使三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實難。

自承。正見聖人立言之妙。

異 雙峰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訊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此章無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知，不仁不知，是以無禮無義。

辨 按季氏舞八佾，三家歌雍詩，只此一點無王之心，已罪不勝誅矣。豈僅僅不明詩意而妄歌之夫子，僅就其無知妄作而譏之乎？蓋三家只要僭用天子禮樂，偶於此二句文義不暇打點，夫子即以矛刺盾，見其僭竊無味，歌得來也不當，故大全饒氏諸人多以

上章為不仁，此章為不智，或問朱子以分說為未安者，此也。註云：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僭竊之罪自是定案，聖人又於僭竊中譏其無知妄作耳。○學曾問：范氏以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惟用以祀周公於太廟，非使魯君亦得以用之也。當日情事，想是如此。朱子謂其言語寬，不如程子斷然便道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何也？曰：魯用天子禮樂，出於成王之賜伯禽，這事亦只是傳疑，即當日賜伯禽，亦只是

樊周公勤勞。不過祀周公於太廟。用之。久之。而群公之廟。想亦借用了。魯立太廟。三家因而立公廟。做魯太廟之借也。魯祭群公之廟。可用天子之禮樂。魯群廟之借也。又久而三家之群廟。亦可用天子之禮樂。做桓公之廟之借也。推究根源。總由於一箇不當。賜一箇不當。受所以朱子云。就是武王賜。也是武王不是。公道是成王賜。便不敢道不是耶。范氏說。便似不敢道成王不是矣。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二語。魯公歌之。豈不亦是無取。曰這箇沿習下來。焉得辭借竊之罪。妄作亦是妄作了。只此章自為三家。而發想初頭。魯用禘祭。以文王為周公之所自出。祭於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之。歌雍徹俎。原是祭文王之詩。魯禘祭文王而歌之。後來愈借愈謬。遂致如此。

頑按時解云。只提出天子二字。便是春秋書法。然奚取二字。是冷覷語。若將大夫陪臣道破。反不似議辭。愚謂此說亦但為做時文者言耳。夫子亦非有必提出天子二字來。鎮服他亦非故。以此甚他借竊之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借 七 近譬堂 藏板

只詩辭中所自有。拈來自見他借竊耳。不但天子穆穆。是春秋書法。卽相維辟公。也是春秋書法。大夫陪臣。卽道破。如何不是議辭。○雍詩有烈考文母之言。則為武王祭文王之詩。已有確據。其為武王時自作。或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追王而後作。俱可不辨矣。語類謂雍詩自是成王之樂。恐成字自是文字之誤。雍詩柄。朱子原有明文。卽以為成王祭文王之樂。亦不當直曰成王之樂也。觀下句武王已自用不得。尤可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

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語題如禮樂何。謂其不奈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譬如不善操舟。必不奈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奈一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曰。看其文勢。却是說玉帛鐘鼓之禮樂也。○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雖是好底事。心既不在。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爲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醒了。如人身體麻木。都不醒了。自是與禮樂不相干事。又曰。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撈攘當不得。那禮樂。○而今莫說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教季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它不仁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佾

八

近譬堂藏板

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自不奈那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若不仁之人。與禮樂自不相關了。譬如無狀之人。去讀語孟六經。語孟六經自是語孟六經。與他卽無干涉。又安得爲之用。○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據李氏之說。則指在外之禮樂言之。如玉帛鐘鼓之類。程先生所謂無序而不和。却是主在內者言之。如何。曰。兩說只是一意。緣在我者無序而不和。故在外之禮樂亦不爲我用。○蜚卿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是無則隱之心。則禮樂皆爲虛文。曰。此仁是指全體而言。不是指則隱。○希真問人而不仁。與不能以禮讓爲

國皆曰如禮何意同否曰人而不仁是以仁對禮樂言不以禮讓是以禮之實對禮之文言能以遜讓為先則人心感服自無垂爭凌犯之風○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此說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又問仁是合知覺與理而為之與捨知覺而為之與曰仁自是知覺又問知覺是仁中之一件否久之曰生底是仁又曰仁義禮智是四箇根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根上所發底苗又曰生是元長是亨收斂是利藏是真只是一氣理無形故就氣上看理也是恁地次日又曰仁是根愛是苗又曰古人言仁多以慈祥愷悌易則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何嘗以知覺為仁又曰程子曰仁是理此說太寬如何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說却是緊要底問仁如何包四者曰易便說得好元者善之長義禮知無仁則死矣何處更討義禮知來又曰如一間屋分為四段仁是中間緊要一段孟子言仁人心義人路後不言義者包義在其中如克己復禮為仁亦是恁地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九

近譬堂藏板

附朱子曰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李氏言人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所以存其心則在人

精義游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以事父必不孝其如父子之禮何以事君必不忠其如君臣之禮何在宗廟之中上下同聽之而和敬彼且不敬其如宗廟之樂何在族黨之中長幼同聽之而和順彼且不順其如族黨之樂何是其為禮也必偽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豈足以治躬其為樂必淫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豈所以治心

同大全勉齋黃氏曰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卽仁也游氏云人心亡矣於仁之義最親切○慶源輔氏曰不仁則心無其德雖謂之心亡可也○雙峯饒氏曰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仁與禮樂之意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之本李氏鐘鼓玉帛是說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十

近警堂藏板

深要人子細看。○東陽許氏曰游氏正說收為本註。程子就凡事上說。李氏主人言。故在圈外。程子說無序不和。亦是禮樂之本。故在李氏前。○陳氏曰禮樂無所不在。如兩人同行。纔長先少後。便和順無爭。所以有爭。只緣少長之序亂了。又安得有和順底意。于此見禮先而樂後。無序則必不和。○雙峯饒氏曰程子序字和字。是就理上說。若就心上說。則當言敬與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不和。無以為行禮作樂之本。雖有禮之儀文。而儀文不足觀。雖有樂之音節。而音節不足聽。○勿軒熊氏曰游氏兼禮樂之用。○蔡虛齋曰子專指禮樂之體。李氏專指禮樂之用。○蔡虛齋曰夫禮樂之用。必本於人心。如禮有玉帛之類。所以將吾心之敬也。不仁而人心亡。則敬心安在哉。既不敬。則與玉帛之類。判然不相干涉。雖欲用禮。禮豈為之用哉。如樂有鐘鼓之類。所以發吾心之和也。不仁而人心亡。則和又安在哉。既不和。則與鐘鼓之類。判然不相管攝。雖欲用樂。樂又豈為之用哉。此禮樂以禮樂之文言。何也。對仁言也。仁以心言。禮樂之理也。禮

樂之理。俱在。心中。禮樂則無有無聲容者。但亦不止玉帛鐘鼓。如周旋進退之間。亦皆是。○游氏以人心言仁。則該得理。程子以正理言仁。則該不得心。故置程說於圈外。李氏說禮樂二字不謬。但於三字似疎。故又居後。○王觀濤曰人誰無心。如何說人心亡矣。蓋心如穀種。仁則其生理也。若穀種無生意。不成穀種。了便是穀種亡矣。○人而不仁。包得廣。不敬不和。各具一端。○如禮何。如樂何。只在從心中流出。與襲取於外上。體認蓋人心不亡。則自其心中。正者流出。便為禮。自其心之和。樂者流出。便為樂。禮樂雖在外面。却是一段真心。發見若人心既亡。則雖用禮樂。却是襲取於外底。不是從中流出底。其奈禮樂何哉。譬如穀種完固。方生出枝葉。若穀種朽壞。如何生枝葉。雖剪綠為之。終不是真底。○**辨**按仁。人心也。此句最親切。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此心已亡。更有甚序甚和。這已包程子之說。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正指玉帛交錯之禮。鐘鼓鏗鏘之樂。則又包李氏之說了。故朱子獨取游氏說於圈

內○學會問游氏說心。程子說理。李氏說人。是如
日○人具此心。具此理。若此心不仁。便是失去正理。
見○之事者。如何有序。有和。見之事者。既無序。無和。則
雖○有玉帛鐘鼓之文。皆無如之何矣。如此一串。看自
得○。問無序不和。既見於事。如何又以禮樂貼玉
帛鐘鼓。說曰。以序和對仁。字說。則仁是裏面。根子序
和。是見於外者。以玉帛鐘鼓對序和。說則序和是禮
樂之本。玉帛鐘鼓是禮樂之末。本文人而不仁。是直
指他本心。如禮樂何。是只說他器數。程子無序不和
是中。問過接處。曰。程子之序和。與朱子敬和之意。同
否。曰。不同。心裏恭敬。做出來。纔有序。心裏和樂。做出
來。纔有和。所以朱子說不莊敬和樂。便是只一
點本心之德。亡了。先自不敬。事有甚次序。先自不和。
事有甚和順。朱子敬和之義。又是仁字與序和。過接
處。○問朱子謂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須有差失。
此言不仁。則無序不和也。又云。縱饒做得不差。失只
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夫既不差。失必是做得有
序有和了。此却何也。曰。這序和只是交錯鏗鏘上套。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伯

十一

近譬堂 藏板

數有序。是打點得停當。有和是緣飾得從容。以實言
之。未嘗有序有和也。故朱子謂便教季氏用四佾以
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他不仁了。

禎按。仁只一箇生底意思。長底也是這箇。收斂底也
是這箇。藏底也是這箇。故以言義禮智。這義禮智都
包在這生底裏面。故朱子謂仁自是知覺。以仁中自
有知也。若以知覺為仁。知覺却當不得仁。○人性中
只在禮既有禮便又有箇樂。以禮與樂對言。則敬底
是禮和底是樂總言之。則一箇禮而樂在其中。故陳
氏謂纔長先幼後便和順無爭無序。則必不和。此又
見樂只在禮之中。而禮又為樂之本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
在是也。故以為問。

同大全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

辨按問勉齋謂禮之本有二集註何獨取後說曰只看夫子與奢寧儉與易寧戚之論則知這本是初始之本不指根本之本而言註云林放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這繁文便指奢易這本字便探下儉戚說○性字該仁義禮智申又是性之德故曰天下之大本今勉齋獨以為禮之本未見親切根本處只是敬行出來初頭又只是儉戚到後來纔流而為奢易。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僂

十一

近譬堂藏板

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語類問先生謂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面只以質為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即萎落矣。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須看在其中三字得禮之本則雖不便是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勉齋黃氏曰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在其中蓋文之與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則有末末固具于本矣如木有根本則有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也○蔡虛齋曰集註上云孔子以是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此是說夫子所以大之下文云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此是正說其問之大處○林次崖曰禮有本有末本以為主文以輔之專事繁文則本隨以喪專事其本

則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而禮之全體無不在其
中。當文勝滅質之時。而放獨有反本之問。是其問雖
若止於禮之本。而意之所該。則不止於禮之本也。故
曰大哉問。

按朱子謂禮之大體。便包得潤。今但問本。似未為
大。然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知那實處
故放問而夫子大之。可見這大哉一嘆。不指禮之本
說。正指有關當時之風尚。人心說。看註一則曰。世之
為禮者。專事繁文。再則曰。時方逐末。不脫時事說。可
見。曰。如此。下面又說。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
中。是。如何。曰。正為本。不足以盡禮。似未為大而夫子
便以大哉贊之者。亦以得其本。則禮之全體亦無不
在其中也。凡言在中。皆求此而得彼之意。如前祿在
其中矣。一般。本只是質。全體自兼文質。本末但未自
附在本上。文自附在質上。故有那本時文便在了。所
以說全體無不在其中也。○這全體無不在其中也。
不是有質可當得有文。只是有質方好於質上看他
文之可觀處。若先無了質。這文何所附。而見故朱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三

近譬堂藏板

謂如樹木必有根本。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根本。
雖有枝葉華實。隨卽萎落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
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
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
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
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
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
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喪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

本而隨其未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抔飲，爲之簠簋籩豆，鬯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或問 楊氏直以儉戚爲本者，似亦簡便。但考之夫子之所論，則四者均在去取之間，而儉戚爲差，愈耳。似未嘗直以二者遂爲本也。其告林放，豈欲其因吾去取之意，而有以默識夫本之所在也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伯

齒

近譬堂藏板

語類 辛適正問林放問禮之本，何故只以喪禮答之。曰：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泛以吉禮而言，下句專指凶禮而言。然此章大意不在此，須看問答本意。孔子只是答他問禮之本，然儉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爲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曰：其他冠婚祭祀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注易爲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滑淨無些礙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人，纔大滑熟，亦便少誠實。曰：夫子何故只以儉戚答禮之本。曰：初頭只是如此，未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來事。喪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蓋追說耳。如堯土階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爲儉。後來人稱爲儉耳。東坡說忠實志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倍

五

近譬堂藏板

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在。曰三綱五常亦禮之本。否曰初頭亦只有箇意耳。如君臣亦只是箇誠敬而已。未有許多事。○問禮之本。曰初間只有箇儉戚。未有那文。儉戚是根。有這根。然後枝葉自發出來。又問戚是此心自然發出底。儉又不類。曰儉亦不是。故意儉元初且只有汗樽杯飲之類。毅父問先生舊說儉戚且是本。曰對奢易言之。且得說儉戚是本。若論禮之本。則又在儉戚之前。未用如此說得。○奢易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與其過也。寧不及。不及底可添得。○問林放問禮之本。一章其看來奢易是務節於外。儉戚是由中。曰如此說不得。天下事那了一件不由心做。但儉戚底發未盡在。奢易底發過去了。然都由心發。譬之於花。只是一箇花心。却有開而未全開底。有開而將離披底。那儉戚底便猶花之未全開。奢易底便猶花之離披者。且如人之居喪。其初豈無些哀心。外面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哀心。人之行禮。其初豈無些恭敬之心。亦緣他裝點得來

過當。便埋沒了那恭敬之心。而今人初以書相與。莫不有恭敬之心。後來行得禮數重復。使人厭煩。那恭敬之心便埋沒了。或問易字集注引孟子易其田疇之說。是習熟而平易之意。否曰易只是習得來熟。似歡喜去做。做得來手輕足快。都無那惻隱不忍底意思。因舉檀弓喪事欲其縱縱耳。與曲禮喪事先遠日。皆是存惻怛不忘之意也。○故叔器說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曰林放若問禮之大體。便包得濶。今但問本似未為大。然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蓋有那本時文便在了。若有那文而無本。則豈得為禮。易其田疇之說。蓋由范氏喪易而文之語推之。治田者須是經犁經擺。治得窒碍。方可言熟也。若居喪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碍。則哀戚必不能盡。故曰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如楊氏汗樽杯飲之說。他是就儉說。却不甚親切。至於喪不可以徑行。直情一句。大覺文意顛倒。後面云則其本戚而已。却似與前面無收殺。此須是說居喪先要戚。然却不可無

衰麻哭踊之數。以為之節。如此說方得。今却說得衰麻哭踊。似是先底。却覺語意不完。龜山說話多如此。不知如何。却是范氏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二語好。又曰。人只習得那文飾處。時自是易忘了。那朴實頭處。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問林放問禮之本。夫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則不及。而質皆未為合禮。然質乃禮之本。過於文。則去本已遠。且禮之始。本諸飲食。汗樽而杯。飲實桴而土鼓。豈不是儉。今若一向奢而文。則去本已遠。故寧儉而質。喪主哀戚。故立衰麻哭踊之數。以節之。今若一向治其禮文。而無哀戚之意。則去本已遠。故寧戚而質。乃禮之本。曰也。只是如此。○問易乃慢易如何。范氏以為喪易而文。曰。易也。近文。易字訓治。不是慢易簡易之易。若是慢易簡易。聖人便直道不好了。如何更下得與其字。只此可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佾

夫

近譬堂藏板

戚亦近本之意。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失於理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焉。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為是言。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雙峯饒氏曰。放問禮之本。而夫子不告之。以禮之大本。以其不切放故也。○雲峯胡氏曰。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本。其末為技葉。技葉出於本根。而亦能茁其本根。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末流必有失。禮始於儉。末也。必奢。故曰與其曰寧。孔子因其流之失。不得已而為反本之論也。

辨按奢易也。是禮只是那禮未稍上事。若始初原是儉戚。與其奢易。寧可儉戚。是就兩下較量出一箇本之當重耳。亦為當時專事繁文而言。若但論理之本。亦只說得奢易為末。儉戚為本。未便下與其寧字矣。

這與其寧字卽是聖人大哉一嘆心事人多忽過。○
凡禮皆說得奢儉只喪禮之本不可以儉言故朱子
謂二句以吉禮凶禮對言之。○學曾問禮貴得中這
中字卽是根本之本如勉齋所說中者天下之大
本否。曰禮貴得中謂貴品節之使之無過不及乃合
於禮若過於文與不及而質皆未合禮集註原指品
節之中而言未說他本原處但惟其本原處有天然
不易之中故禮貴得中勉齋中者天下之大本却自
說得濶畧對奢說纔有箇儉對易說纔有箇戚故朱
子謂對後來追說之耳儉戚之前禮之本只是箇誠
敬底心雖本原處有天然不易之中却是狀其全
體之德無過不及有節有文一箇中字都盡了故中
是禮之全體不是禮之大本觀朱子初頭只是箇誠
敬未有許多事之說原本之義可識矣。○學曾問范
氏註謂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
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
而哀有餘也如何以祭對喪說敬作儉說曰范說只
是大概意思好未見細貼喪是凶禮冠婚祭都是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節

七

近譬堂藏板

禮范氏偶就祭說爲說不盡故下又說禮奢而備不
若儉而不備之愈四句敬字自當不得儉字禮不足
便含儉意敬字却在儉字之先細看哀字與戚字亦
有別哀是指他心裏哀傷戚是哀形於外顏色慘戚
故內註不但曰一於哀而曰文不足范氏禮不足而
哀有餘却是以有餘字含戚意哀字亦在戚字之先
矣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二句亦要好看見是已
有形質正切儉說若戚者心之誠却是心之誠之所
形若但道心中之誠則未有形質與內註先有質而
後有文質乃禮之本亦不相合。○朱子謂楊氏喪不
可以徑行而直情一句大覺文意顛倒爲說不可徑
行直情竟是要文了如何說得寧戚意出。

禮按朱子恐人悞看寧字以儉戚爲禮之本更不求
合禮之中故又補禮貴得中一層使人因本而求其
全體且有以知輕重之差也。○禮合下便有箇中不
得謂初頭儉成可以中止而不爲文也文自是少不
得底但有本纔有末故朱子謂不及底可添得。○須
知奢易不是文是過於文若止是文也說不得與其

寧字矣。儉戚雖不及却，正是質。故註曰：奢易則過於交儉，戚則不及而質於字而字大有斟酌。○人都將儉看在外，戚却看在內，便似戚不但是初本之本，乃原本之本矣。朱子謂儉戚底發未盡，奢易底發過去了。分明都在發上說，故知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是指戚為哀之所發，而却一於哀矣。外註多未發明。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

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

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諸 問夷狄之有君一章，程氏注似專責在下者，陷

無君之罪，尹氏注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何如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無君，且勝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佾

六

近譬堂 藏板

者此說無意義。○問范氏呂氏皆以為夷狄有君而無禮義，不如諸夏之無君而有禮義，恐未當。曰：不知他如何恁地說，且如聖人恁地說時，便有甚好處，不成中國無君恰好。問亡莫只是有無君之心否。曰：然。○大厚齋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南軒張氏曰：夷狄雖正數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為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樂之所由出也。今焉如此，其變亦甚矣。○蔡虛齋曰：天下所以欲有君者，君所以綱維天下之名分。存君則有臣，存上則有下，故本文只言夷狄之有君，而集註則云反無上下之分也。○魯宣公十一年，陳徵舒弑君，是時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於攢函，而不伐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有辰陵之盟，此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諸侯誠心以趨同盟之朝會者，不可勝計，而終無一誠心正義以

朝於周王者。諸夏其尚謂有君哉。○當時夷狄之君未必能勝中國。孔子此語。蓋亦痛中國之僭亂而甚之辭。

異新安陳氏曰。夏所以異於夷。以有君臣之分耳。今居中國去人倫。反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

論論諸夏無君。固是。臣子無君上之心。是臣不盡道。然君若盡道。臣子焉敢僭竊。故正其本。只是君不盡道。纔臣不盡道耳。可知無君。是君先自無了。臣心方無了。這君。但程註就當下僭亂而言。尹註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道。是推說。○玩程註。如字只作似字。說謂不似我。諸夏反無君長。陳新安今居中國。去人倫。反夷狄之不如。這如字說煞了。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佾

五

近譬堂藏板

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能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語類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緣是他屬

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因舉太子申生。秦將祀予事。又曰。聖人也不專。是故意為季氏說。只是據事說。季氏聞之。自當止。

精義 謝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社考此其禮之文非故為等殺以別尊卑蓋有至理存焉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亦猶士庶人不敢以他人之祖禰而祭於已之宗廟也○侯曰泰山非季氏所當祭也僭後為甚故歎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乎

同 大全新安倪氏曰祭山曰旅書曰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南軒張氏曰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神其享之乎意當冉有為其家臣時適有旅祭事故夫子欲其正救之○陳氏曰范氏說有其誠則有神最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若無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敢享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佾

三

近譬堂藏板

是無此實理矣假饒盡其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法神決不吾享矣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底道理○雲峰胡氏曰林放一魯男子爾猶知厭其禮之末者泰山之神獨不惡禮之僭者乎夫子為是言豈林放請問之時正季氏旅泰山之時歟抑林放因季氏之旅而有是問歟○蔡虛齋曰此是將祭之時若是既祭孔子何故致冉有救之蓋成事不說雖救無及矣○呂晚村曰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己不論季氏之從否此是聖賢行義正傳孔明之不逆睹成敗利鈍文山之病雖不治而必用藥皆止志也○此與字直而不曲乃怪問之辭非婉商之語

異 蔡虛齋曰記王制天子祭天地及天下名山大川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封內者愚按天子只當祭天地諸侯既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則天子不得兼之矣王制出于漢儒蓋祖書武成所謂告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云耳此非所創也

辨此處與字作切責怪問之辭自妙即弗字亦極其嚴直非望其尚知所以救乃責其何竟不救也夫子所謂能不能責在舟子身上說舟子所謂不能却諉在季氏身上說○學會問季氏之說舟子所謂不能却救字所關甚大不止救得季氏否日就當下說只是季氏僭竊冉子為季氏臣自當救正之使不陷于僭竊之罪乃盡臣職至所關之大此時原未說及○會謂泰山不如林放自指季氏之旅說蓋季氏而敢於旅泰山是謂泰山不如林放也○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甚言神不享非禮以曉之日語類謂聖人不專是故意為季氏說只是據事說何也日據事說泰山斷無不如林放之理豈享季氏非禮之祭季氏若知其無益自當止而不祭此是言外意聖人未嘗專意要如此集註下自止一自字正是此意至進林放以厲冉有亦只是對冉子說便含此意故註下一又字

禎按曾謂泰山不如林放只是就泰山說見其不享非禮之祭泰山既不享非禮則季氏自不必以非禮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入佾

三

近譬堂藏板

干之此又是轉一步說時解謂冉有不能救而夫子代救之如此便是聖人有心救季氏矣非當下語氣○天子郊祭天配以日月社祭地配以山川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象引謂天子不得祭山川自悞天子於天下之名山大川皆得祭之諸侯僅祭境內之山川境外則分不相管攝氣自不相聯屬矣季氏大夫其分與泰山不相管攝則氣亦自不相聯屬安有享非禮之祭之理語類有季氏盡誠泰山可享其祭之問夫既非禮則所謂誠者皆妄也陳氏實心實理之論最為精密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

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或問 君子恭敬退讓不與人爭至于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也然大射之儀耦進三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降勝者祖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堦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立飲卒觶坐奠于豐下與揖先降其雍容謙遜乃如是是則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其為君子之道矣此則注疏舊說而諸家失之是以徒為紛紛而其說愈不明耳曰此其猶曰君子而時中者何也曰是其所謂君子者亦曰有君子之心云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伯 三 近譬堂 藏板

如此。同大全胡氏曰大射之禮可射作三耦射三耦出矣

西面揖當堦北面揖及堦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八畿內諸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二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作堦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作堦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飲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比飲酒賓客必拜以送爵令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雲峰胡氏曰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已之心勝者亦畧無一點喜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雍容揖讓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問孔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射曰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此是全無爭潛室陳氏曰惟其不怨勝已者其爭也乃君子之爭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三

近譬堂藏板

非小人之爭。既謂君子之爭。則雖爭猶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血氣。○蔡虛齋曰：君子無所爭。必也。惟於射而後有爭乎。蓋射則因所射之中。否以角其勝負。因所中之多寡。以見其優劣。當此時人人俱欲勝。是亦有所爭也。謂之必也。射乎。言惟獨於射有爭也。君子於此。雖若有爭。然其未射也。則自出次而當階。自當階而及階。凡三揖以讓。而後升也。此其雍容揖遜之見於未射者如此。及其既射。則相揖以降。俟衆綱階降了。勝者乃又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是其雍容揖遜之見於已射者又如此。是則雖有勝負之較。然自始至終。但見其相與雍容揖讓。其爭也。終亦君子。終是與小人之爭不同。○陸稼書曰：君子平日讀書養氣。一毫勢利之念。矜傲之氣。不留在胸中。自內及外。只是一個恭遜也。不恃氣力。也不使乖巧。遇着事來。順理而行。依然是這個恭遜。卽當利害得失關頭。只是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何爭之有。卽有時關係民生利病。學術異同。衆議紛紜。是非可否。混然無別。不得不爲之分。辨不得

不爲之救。正如孟子之闢楊墨。司馬溫公之論新法。看來却像個爭了。然慷慨正直之際。而恭遜氣象未嘗不存。如射之揖讓一般。○須要猛省於一時。講究涵養於平日。兩路用功。纔能得到。至若世間有一等人。惟知隱默自守。不與人爭。而是非可否。亦置不論。此朱子所謂謹厚之士。非君子也。有一等人。惟知闢然媚世。將是非可否。故意含糊。自謂無爭。此夫子所謂鄉愿。非君子也。又有一等人。激爲高論。托於萬物一體。謂在己在人。初無有異。無所容爭。此是老莊之論。亦非君子也。是皆不可不辨。

異慶源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能無爭。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禮樂未嘗斯須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之。則信乎君子之真無所爭矣。

辨按：君子以學問養其德性。到純粹地位。自然恭遜。自能無爭。並不在言辭上說。今人定要說到國是學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語

近譬堂藏板

術之夫不可不爭上去豈知君子無爭正於此等處
 得謂之蓋君子只是守禮秉義凡是非可否同已者不
 學術所謂無爭之氣量自在也若謂平時無爭遇
 爭時亦不得退讓則下文何為說爭之處則無射亦其
 爭也君子入模稜上去與集註恭遜二字全不相干
 已不覺說入模稜上去與集註恭遜二字全不相干
 又有看得君子爭為在外不得已之迹無射為在內
 所存之心說得內外兩樣如何下文射字不曾體貼
 無爭又兼外說乎○人總是忽畧一射字不見君子
 所以只見得一處之無所爭也故註於其爭也君
 失之大以君子處之無所爭也故註於其爭也君
 子明云非若小人之爭矣蓋爭得來也君子豈不是
 無可爭之所也○必也射乎是揀一箇射來說正見其
 為必爭之所也○必也射乎是揀一箇射來說正見其
 聖乎文法是一般細看却不同彼處緊接堯舜猶病
 正見聖亦不能故以乎字施起下句自是疑而未定
 之辭此處自重必爭之地說故註下惟於射而後有

爭一句正於射觀君子之爭非以乎字作疑而未定
 之辭○細看揖讓而升下而飲二句自是大射之禮
 如此非君子於此揖讓他人到此便不揖讓也若
 但揖讓而升下而飲便是君子則凡得與於射者皆
 無爭之實心外自少雍容揖遜之氣象則內無君
 子恭遜之實心外自少雍容揖遜之氣象則內無君
 時雖揖讓而不能盡揖讓之道故爭得來時
 若君子由升而下而飲曲盡揖讓之道故爭得來時
 自是君子蓋他無爭之意自集註耦進三揖至取
 解立飲先說大射之禮一層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
 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是言
 君子雖處必爭之地必盡揖讓之道又一層則其爭
 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恐這小人之爭也在升下
 飲時說小人升下飲時豈不亦行揖讓之禮只有那
 尚氣角力意思在小人自見出是小事君子自見出
 是君子故曰其爭也君子此章語類未有詳解故至
 今未有透大全輔氏陳氏胡氏都只圖圖說了
 竟似凡行大射之禮者皆是些無爭之君子矣

顧按或問云君子恭敬退讓不與人爭可見集註恭遜本兼內外蓋內無恭敬退讓之實心則外為揖遜之容必有真情發露不可掩處以有諸內者必形諸外也輔氏謂恭與遜皆禮之發徒在外而氣象說恐亦無離心之氣象也或問是其所謂君子者亦曰有君子之心焉耳句最當着眼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語類素以為絢不知是何詩若以為今碩人詩則章句全且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素以為絢言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五

近譬堂藏板

人有好底姿容材質又有口輔之美盼倩之佳所以表其質也此見素以為質而絢以文之也

同林次崖曰子夏疑素以為絢一句謂素與絢自是二項曰素以為絢似就把素做絢了子曰繪事後素是說既素了然後為絢不是就把素做絢○呂晚村曰子夏只讀錯一為字詩人為字上微逗斷為字讀得重本意是因素為絢子夏將素以為三字一滾下去為字讀得輕便談認即素為絢此所以起問也

異大全雙峯饒氏曰巧笑美目二句賦也素以為絢一句比也

辨按素自是素絢自是絢素如何當得絢顧麟士謂子夏是讀得滑了右以素字小頓即後字在其中矣此固是然子夏亦是連上倩盼二句一直讀下為義見倩盼之美質已是說素却並未說絢下或接素以為絢豈不是素即當絢了不知詩自言人有美質而又加以華采正是說素而為之以絢也巧笑二句白意思以為絢句又進一意○問子夏此問莫即有重素之意否曰子夏此時只是疑素不可當絢耳未

便有重素之意。到聞夫子繪事後素之解。方悟禮後一層引一層。逐漸看去。尤有味。王觀濤謂子夏何謂之問。正見大素所當獨存。絢飾所不必尚。預探下禮後一悟。不但此處添多下禮後句。亦覺無妨。此看書穿鑿之病。

禎按註以素為粉地。畫之質。絢為采色。畫之飾。此解素絢本字之義。亦正。炤繪事後素句。以立言耳。若詩人本意。只以情盼之美質為素。加以華采為絢。非以繪畫之事作譬喻也。如有素地而加采色。如字亦是。預炤下繪事說語類口輔之美。盼情之佳。所以表其質也。此見素以為質。而絢以文之。或問亦云。既有倩盼之質。而又加以粉黛之飾。都不作譬喻說。饒氏獨以此一句為比體。非是集註於下節云。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又是炤此處素絢說。

子曰繪事後素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倫

美

近譬堂藏板

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或問 舊說以素喻禮者。失之遠矣。詩人之意。但謂既有倩盼之質。而又加以粉黛之飾。夫子之意。則以為必有是質。然後可加以飾耳。

語類 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却似有質。須待禮。有素。須待絢。曰。不然。此質。却重。

同 大全周禮冬官考工記。畫績之事。青與赤謂之文。亦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

備謂之繡。凡畫績之事。後素功。○蔡虛齋曰。集註曰。素。粉地。畫之質也。又曰。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

采。所謂地者。不必指粉壁粉牆為地。當如鄉黨篇所謂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之類。蓮

豆實奠諸席。而曰地者。非實地也。以素為粉地。實指其素質而言。亦非實地。如中庸云。畫布曰正。則布其素地也。如論語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則節與

稅其素地也。○此詩若無孔子之解，則可解云：巧矣。則倩然矣。美目則盼然矣。只此倩盼之素質，便是綉麗之色矣。不用更施文采也。唐詩云：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其意雖近於俗，然合昔人之見，亦有同者。

辨按夫子以後字解他為字。詩意了然。未嘗於詩詞之外增添些子禮後一悟。自出子意之外。若於後素要動子夏之悟，便自不是。○上素綉，分明說人。夫子却說繪事，是即繪畫之事。後於素，而知素之斷不可。以當綉也。因此便謂詩人亦是以繪事為比。則滯矣。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毛

近譬堂藏板

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語類

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

子夏首以為言。正所以啓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因論起予者商，同非助我等處。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而後有所啓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無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

同大全新安倪氏曰：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師善教以引其端，使弟子繼師之志而開悟也。○學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俗

天

近譬堂藏板

記云教學相長也。謂教者與學者交相長益。○呂晚村曰：此與無詔章相似而不同。彼終始論學，此只論詩。已截然難混。彼首節夫子之答，已進一解，而子貢悟詩又進一解。此章夫子之答，只訓明詩義。至子貢方別進一解。繪素即是素絢。只一後字答他為字。故子夏就後字悟出禮意耳。○此禮字，只指三千三百美盛處而言。故日後若將禮字講入精微，則後字說不得矣。○禮後句看作悟境，便入禪。一著高解，便入老莊。禮豈為我輩設耶？只此一句，便是魑魅禽獸之言。然其弊未嘗不從悟處過高來也。依他說，只成禮外禮，偽非禮。後字是重禮之義，不是薄禮。○子夏因夫子一箇後字，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正見理之精微，未嘗以禮為忠信之薄也。錯會此意，于是牽連上兩節，亦是憂世救俗之旨。失之誣矣。○子夏原只問詩，聖人也。只答他論詩。子夏忽然悟到禮後觸類旁通，正得詩教之妙，而所悟又在學問本原。又見詩學之益，故夫子與之禮。後字指禮之本然說。謂有忠信為本，而禮以之行。禮自在，忠信之後，非

空拈悟境也。

辨按呂晚村謂禮豈為我輩設耶？只此一句便是魑魅禽獸之言。依他說，只成禮外禮，偽非禮。後字要知後字是重禮之意，不是薄禮。其說固是。然子夏固非以禮為忠信之薄，但玩註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兩必字則知子夏自是重質之意。蓋有本有文，固自然之理。而先本後末，亦寓重輕之意。况此禮後之禮，原指儀文度數。若以儀文度數為重，豈反以忠信為輕乎？故晚村之說，亦太說過火。但子夏見識之高，為夫子所深取者，正在兩面都照見。知儀文為後，必有忠信為質。既有得於本末輕重之差，而有忠信以為之質，即必有儀文以為之後。又非若禮外禮，偽之竟以為可去也。如此看，纔見四平八穩。○惟聖人說繪事後素，時未想到禮後故曰起予。然亦只聖人胸中自有道理，商偶起發之耳，非增添

也。玩語類亦有此兩面意思。

禎按禮外禮僞都是老莊後來流弊對他看自與禮後大別。但周末時畢竟文勝足憂。况忠信為本。儀文度數為末。先本後末。自是正理。聖賢只就當下論。自是以質為重。故門人問有素須待絢而朱子曰此質却重也。不得輕禮。只可稱做餘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或問夫子自謂吾能言之。則於制度文為之實迹。必存可以一二數者。非但能言其制作之意而已也。又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佂 完 近譬堂 藏板

日胡氏有言。先儒言孔子嘗定禮樂。今以此章之指觀之。則三代之禮孔子欲為一書而不果成也。至於樂則與詩相須。故樂正而雅頌各得其所。然亦無全書矣。疑其說之或然也。

譯類中庸說有宋存焉。便見得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得知。曰聖人自是生知。總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如滕國亦小。隱十一年來朝書侯。桓二年來朝書子。解者以為桓公弑君之賊。滕不合朝之故。貶稱子。某嘗疑之。以為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來朝之罪。則當止其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耶。

後來因沙隨云滕國至小。其朝覲貢賦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為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

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故鄭子產嘗
爭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
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卽其事也春秋
之世朝覲往來其禮極繁大國務吞并猶可以辦小
國侵削之餘何從而辦之其自降爲子而一切從省
者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人則當時大國滅典禮叛
君父務吞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此而獨責貶於不
能自存之小國何畏強陵弱尊大抑小其心不公之
甚故今解春秋者某不敢信正以此耳○問夏禮吾
能言之所謂禮是說制度文章不是說三綱五常如
前荅子張所問者否曰這也只是說三綱五常問吾
能言之是言甚事曰聖人也只說得大綱須是有所
證方端的足則吾欲證之證之須是杞宋文獻足方
可證然又須是聖人方能取之以證其言古禮今不
復存如周禮自是紀載許多事當時別自有箇禮書
如云宗伯掌邦禮這分明自有禮書樂書今亦不可
見

問 大全朱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
論語 卷二八俗 三 近壁堂 藏板

足證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
證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時爲夏小正坤乾爲歸
藏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今無
傳○問夏殷之禮杞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
位有所制作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
處之曰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
考以證吾言矣若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
處之

同 潛室陳氏曰三綱五常固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
爲隨時損益者何限旣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意
料臆說也○雙峰饒氏曰杞宋二國文獻雖皆不足
然以杞較宋宋去殷近猶有存者杞去夏遠且不能
自振想見尤甚所以孔子又言吾說夏禮杞不足證
吾學殷禮有宋存焉或問夏殷之後其文獻旣皆不
足不知孔子於何考訂而能言之曰殘編斷簡當時
豈無存者聖人聰明睿知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
其餘况周之禮實盛二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
推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佾

三

近譬堂藏板

從故聖人雖能言之而終不敢筆之於書以示後世
若當時杞宋可證得聖人論著二代之禮與周禮並
存以為百王損益之大法豈不甚妙惜乎杞宋既不
足以證二代之禮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亡於戰國于
戈與暴秦坑焚之餘三代禮樂之教影滅無復遺響
於後世可歎也已○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
特有闕耳○顧麟士曰大抵只是言之不是用之也
故註但云足則能取之以証吾言不必深求○呂晚
村曰開口便道吾能言之可見聖人于二代禮意精
微及大綱節目皆有櫛柄在手只是典故不詳便無
徵不信耳看聖人於文武之道尚且求之賢不賢之
識大識小朱子註道字為謨訓功烈禮樂文章蓋其
大道精微聖人自能言之亦非賢不賢之所能識也
按學會問此禮字時解謂若指三綱五常亦不待
聖人能言又何待於徵故只指制度文為隨時損益
者說而朱子謂這只是說三綱五常何也曰前答子
張所問是因與損益對說故禮自指三綱五常所損
益自指制度文為此章是統說夏殷之禮則制度文

為只在三綱五常上見如離了三綱五常這制度文
為却是做底甚麼故朱子謂這也只是說三綱五常
也○聖人自家承當道是吾能言之則不是大概制
作之意而已故朱子謂聖人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
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
問所以知得觀此則聖人所以能言亦必得之文獻
但聖人以生知聰明得之詢訪其會心自是不同然
文獻不足聖人雖是自家信得及如何可使人人信
得及只一杞宋不足徵便終不敢言想見聖人不敢
啓後世疑惑之意○朱子云這一段中庸說得好說
道有宋存焉便見得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
猶有些商禮在觀此是文獻即杞宋之文獻矣而時
解反看杞宋之外謂足則能徵是責備王朝不能
攷羅之意夫周至孔子時垂五六百年矣文武之制
作尚不能守西京之舊乃欲於杞宋之外攷羅六七
百年前之殷禮千餘年前之夏禮豈可得乎夫子分
明感慨杞宋低徊夏殷之禮故於能言之下即係之
目已未不足徵也其不足徵之故為何只緣文獻不

足故耳何嘗說到杞宋之外來蓋聖人雖是生知聰明由付一而知千伯但無徵不信所不禁深慨其亡耳未嘗有望周之後人意○文獻原非全無但不足耳不足則無由考訂全書與周禮並垂以詔告來世故深為惋惜如此○學會問時解謂周末文勝夫子欲用夏殷之忠實以救之其說是否曰時解此等說話甚不可從夫子果挽文勝之弊只從先進足矣豈必生今反古又豈夏殷之禮遂無弊耶大抵一朝有一朝之制作講述往代典文自是學者分內事豈必言之遂要用之乎顧麟士說最好

頑按一代有一代之禮而非合夏殷之禮不足以見周禮損益之妙此有周禮不可以不存夏殷之禮也且周之監夏殷卽盡善盡美亦必有前代之精意爲後聖所取之不盡者此夏殷之禮尤不容於不並存也况周監夏殷後之繼周者監周而得並監夫夏殷則因時損益又必有其斟酌之妙夫子蓋爲萬世計也時解謂忠後必以質質後必以文則知文後又當以忠豈知時當尚文之後復單尚忠不得此朱子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佾

三

近譬堂藏板

使夫子制作畢竟從周處居多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

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說問先儒禘禮之說多矣。獨取趙氏何也。曰：先儒以禘為合祭於太廟。上極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及毀廟未毀廟之主。裕則合祭於太廟，而不及祖之所自出也。惟趙伯循引曾子問春秋傳以明裕之為合，如諸儒之說，禘則直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及群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此說最為得之。而其具於春秋纂例者詳矣。其曰鬱鬯者何也。曰：禮家以為釀秬為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三

近譬堂藏板

語類禘只是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請他那始祖之尊長來相熱樂相似。又曰：所自出之帝無廟。○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兩意。曰：遠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着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如何。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却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問：呂氏以未盥之前誠意交於神明，既灌而後特人事耳。如何。曰：便是有這一說，道是灌以前可觀，以後不必觀。聖人制禮要終始皆盡，誠不必如此說。

同大全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

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
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
○慶源輔氏曰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
既奠然後取血簋實之於蕭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
○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
失雖小然却是當禘主祭者切已之實病不可不有
以箴之。○蔡虛齋曰禘魯之禘也既灌而往寢以解
怠魯之君臣也凡祭皆然不獨禘也而夫子獨以禘
爲言豈非以失禮之中又失禮故耶。○此章禘字且
輕過語頭全在既灌而往上。

異東陽許氏曰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說見
明堂位故魯推周公所自出之帝而祭文王於太廟
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
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
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
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爲明堂位之說歟不然
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也。○呂晚
村曰魯禘賜自成王說出明堂位先儒謂漢儒多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禘

近譬堂藏板

人魯之僭大始于春秋多僭節之言漢儒因而述之
則并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爲非據然据魯頌之詞未
可謂盡出周末先秦也陳氏曰施之周公之廟猶曰
報功施之魯國難乎免于僭矣其說較正

辨按註引趙氏一段明禘祭之制成王以周公有大
勳勞至然非禮矣序魯所以得僭禘祭之故原不重

卽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一層亦只補說若必謂
僭禮不欲觀則未灌之先聖人早非之矣蓋魯之用

禘始于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其來已遠聖人亦不必
追而論之但報本之中又報本追遠之中又追遠惟

在誠敬之至乃能通之未灌之前誠意未散故猶有
可觀既灌之後誠意懈怠則雖有禮文皆其未耳自

不欲觀註本歸重失禮之中又失禮焉一層故楊氏
方灌已不足觀不必更言之說呂氏既灌之後薦獻

禮節又皆無實繁文之說朱子皆不取焉蓋聖人言
語平易和緩不得過意推深作微文刺譏看。○此章

原不必與上章連看但夏殷之禮杞宋無徵聖人既
嘆其亡周禮在魯存周之禮者其必於魯矣而魯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僖

壹

近譬堂 藏板

禘祭非禮亦將有浸亡而不復存者聖人想實有此一段意思故集注並載謝說○朱子謂不王不禘而今自着恁地說將來其實只說灌以後不足觀此自是重誠意說誠極其至方能於報本之中又報本追遠之中又追遠纔不誠便無足觀虛齋謂既灌而往寢以懈怠魯之君臣凡祭皆然而夫子獨以禘為言豈非失禮之中又失禮耶此意却補得甚好不得以有異於朱子為疑○看來夫子嘗助祭於太廟則亦蓋嘗行之豈僅觀之已乎蓋魯禘非禮固不能辨僭禮之罪而禘為王者之大祭亦聖人生平之所急欲觀者乃不得於周觀王者之所行而魯有禘於周公之廟之事則聖人於此正欲識其制作精微誠意懇到於始祖之所自出至為杳渺不能感格者而能以誠意通之則此一觀非淺鮮也若既灌而往誠意既無其於所自出之帝誠渺茫而不能格之矣故曰不欲觀曰孔子助祭而行禘將亦自蹈非禮耶曰時王所賜臣子安得而更之請天王而行改革之事反疑於變古而亦權力之所不能知此則朱子不重譏魯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禘失禮之意尤有見也○頑按或謂成王未賜魯用郊禘始於惠公此亦不可考魯頌亦皆僖公以後之詩不足以証其出於成王也但成王不賜則魯之後世亦何從請於天子而行之故朱子直以程說為據然僭只是一箇僭豈行於周公之廟有報功之名而即不為僭耶陳說便是咬不斷了况禘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又安得行於群廟耶○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

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語類問禘之說治天下如指諸掌恐是至誠感動之意曰禘是祭之甚遠甚大者若其他四時之祭及禘祭祭止於太祖若禘又祭其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后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嘗是也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蓋無廟而祭於祖廟所以難以答或人固是魯禘非禮然事體大自是難說若主祭者須是極其誠意方可感格○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會奉養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若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答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為大節目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美

近譬堂藏板

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蕩弭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耐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裕窳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盡高以之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尋常祭祀猶有捉摸到禘時則甚渺茫蓋推始祖之所自出者而祭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其所禘者無廟無主便見聖人追遠報本之意無有窮已若非誠敬之至何以及此故知禘之說則誠無不格此聖人所以難言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透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濶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

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於治天下不難也。○此是說禘與他祭不同。當看那禘字義。剛言禘是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蓋遠而易忘。人情所不追念者。而乃能感而通之。非仁孝誠敬之至。孰能與此。曰然。○問以魯人僭。故孔子不說否。曰也未。必是如此不知。只是不敢知。或曰只是知得報本否。曰亦不專是如此。中庸明乎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亦如此說。蓋禘是大祭。那裏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知得則大處是了。便也自易。曰恐此只是既知得報本。又知得名分。又知得誠意否。曰是。此處游氏說得好。祭統申說祭有十倫。亦甚好。子細看。方知得不是空言。○謝氏云。全得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此說好。苟能全得自家精神。則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下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先生首肯。曰是。○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宅

近譬堂藏板

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這鬼神生死之理。却惟上蔡見得。看他說吾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說得有道理。如說非其鬼而祭之一段。亦說得好。

精義游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惟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爲天下國家也。何有宜乎衆人所不得聞也。

同大全黃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謂之孝。真實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適。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祭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也。其爲說精微深遠。豈或人所能知。况又魯所當謹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脩

天

近譬堂 藏板

乎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卽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氣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理。不能行其事。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之其他。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蔡虛齋曰。知禘之說。雖以知言。然非仁孝誠敬之至者。不足以知此。則其誠之可以無所不格者。亦在其中矣。蓋仁孝誠敬。固是有行了。○理

無不明。誠無不格。言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吾心之誠。無所不格。○制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講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曉不得此。集註不足以與此。蓋指講禮者言。○朱氏公遷曰。夫子謂不知者。諱之也。謂不欲觀者。嘆之也。為父母之國而諱之。為先王之禮而嘆之。皆所以正名。為世道計也。○呂晚村曰。既曰不知。又曰之於天下。則非不可知也。既曰之於天下。又止曰示諸斯。又記曰。指其掌。則可知而不可言也。○中庸之難明。是就道理上說。此節之難知。是兼魯禘非禮之意。故中庸止云。治國。而此云。於天下。於天下。則不王不禘之義。自見矣。

辨按或人不是問禘之制度儀文。却是問禘之說。這

所以然底說話。自是深遠。故註以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一意字以釋之。○朱子云。固是魯禘非禮。然事體大。自是難說。又曰。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又曰。知禘之說。則誠無不格。此聖人所以難言。觀語類諸條。皆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堯

近譬堂

報本追遠莫深於禘一層而不王不禘魯所當諱意
 只帶說乃呂晚村謂中庸止云治國而此云之於天
 下於天下則不王不禘之義自見是以於天下三字
 內隱刺魯事矣又云既曰不知又曰之於天下則非
 不可知既曰之於天下又止曰示斯記曰指掌則可
 知而不可言將聖人看得是擊刺魯事難于明言反
 將禘意深遠意失却不知聖人固無不知禘說之理
 然禮義深遠既非或人所及知而又魯所當諱聖人
 自以不知答之知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於天
 下示掌正可知禘之深遠而難知矣原是一氣說下
 豈是於之於天下內合非不可知而於示斯上合不
 可言之意哉須知聖人告人全是和平正直並無深
 隱微文故魯禘非禮聖人亦只諱所當諱豈於諱之
 中又合擊刺乎且禘義深遠難知與不王不禘當諱
 已俱在不知也三字內然但以不知也答之則或人
 但疑聖人之諱而不言而不知禘義之深而難知故
 聖人即知說之於天下如示諸掌以見其如此深遠
 亦未可易求其說矣而諱魯之意因寓於其中亦

非禘義本有可言因諱魯而不言也觀註於知其說
 下單言理無不明誠無不格顧前莫深於禘一層意
 不更頂當諱一層說則可見矣延平李氏亦有難言
 之說然但謂幽明之故本自難言與晚村意亦不同
 ○學曾問集注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是惟
 仁孝誠敬乃能知矣又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又似
 惟明乃能格何也曰前是就禘說後是就知禘者說
 論當口制禘之初只是見得報本追遠到始知禘尚
 不得這仁孝誠敬之心故推到始祖所自出上惟
 其仁孝誠敬之至乃能與此禘祭之禮也論今日知
 禘之人既知得報本追遠必極于始祖之所自出則
 理明到這裏精誠也貫徹到這裏故理無不明自誠
 無不格也又問時解謂之於天下不必添出治字只
 作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之理如示諸斯之明不用添
 誠格意何如曰朱子正以誠明二義不可分先後彼
 此也制禘者誠故無不明知禘者明則無不誠况知
 禘之說便是默契其精誠之貫徹非僅能明不能行
 也何為哉去誠格意中庸明乎禘嘗之義治國如示

論學亦是於明宇內說出治
頑。按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亦不僅指講禮
者言。但或人非仁孝誠敬之至，則宜其非所及矣。使
或人果足以知此，聖人斷不得以不知諱之。蓋或人
亦問禘，非問魯。禘苟其人可與言，追報之微意，則聖
人亦第就王者之大祭正言之，而何必深諱其說乎。
集注即於不知一答，見出非或人之所及來。○王觀
濤云：若但謂通幽必能達明，格神必能感人，則凡祭
皆然，不獨禘也。要知始祖遠矣，始祖所出之帝遠之
又遠矣。音容不相接，世代不相近，以遠之又遠如此
者，乃能知其精神一脉之相聯，而聚吾精神以格之。
則豈不知宇宙民物皆我一體，皆可以精神聯而格
之也哉。故曰：如示諸斯也。此論甚見關切。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脩

早 近譬堂 藏板

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語類問祭如在，人子固是盡誠以祭，不知真可使祖
宗感格否。曰：祭言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這裏盡
其誠敬祖宗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個根苗來。如樹
已枯朽，邊傍新根，即接續這正氣來。○祭先主於孝。
祭神主於敬。雖孝敬不同，而如在之心則一。○祭如
在祭神如神在，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
外神之時，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常祭祖先之
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
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謂山林溪谷之神，
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亡，聖
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
附大全問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
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此，則理具於此。今氣已
散而無矣，則理於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
遺體。祖考之氣，流傳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魄降，
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

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以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晰而不可掩此其血脉之較然可觀者也朱子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先生答廖子晦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土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祭爽鳩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通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聖

近譬堂藏板

問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只是這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自理與氣疑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爲之

精義

問祭起於聖人制作以教人否伊川曰非也祭祀本天性如豺獾鷹皆有祭皆是天性豈人而不如物乎聖人因其性裁成禮法以教人耳○揚曰祭如在事死如事生也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天子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所謂祭神也夫齋必見其所祭者故皆曰如在非盡其誠敬不能也

同

蔡虛齋曰此章重在前三條下文是記其所嘗言者而如在之誠亦可見

辨論只是一般樣誠但孝便是慈愛惻怛意思敬

便是嚴恭儼恪意思。祭先非不敬。自是主於孝。祭外神非無仁愛。自是主於敬。主於孝。孝極其誠也。主於敬。敬極其誠也。○上蔡言自家精神。卽祖考精神。這裏盡其誠敬。祖考之氣便在這裏。蓋子孫與祖考原是一氣下來。但孝心不至。則自家精神尚在此。應間安問祖考。若自家精神聚在這裏。便是祖考精神。豈有兩箇。若外神雖非一氣。然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既爲我所當祭。則便有相通之理。氣亦便相感應。我以誠心通之。自然感召得來。若非所當祭。卽誠心肫摯。亦不能感召矣。蓋祭時便已錯了。無此理安得有此。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倍

聖

近譬堂藏板

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語類

聖人萬一有故而不得與祭。雖使人代。若其人自能極其恭敬。固無不可。然我這裏自欠少了。故如不祭。○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禮雖不廢。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於心也。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蓋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如在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

恍惚之間也。○問非所當祭而祭。則爲無是理矣。若
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
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待有誠意。然
這箇都已錯了。○問。范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
誠。則無其神。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旣不可得而求矣。
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卽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
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
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續。

精義

謝曰。昔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有攝束
帛乘馬而將之。聖人於賻贈之禮。猶曰。徒使我不誠
于伯高。而況於祭乎。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問

大全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又
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所居處。思其笑
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之日。乃見其所
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
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
歎息之聲。○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卽所祭
先祖之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卽所祭神之主。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俗

聖

近譬堂藏板

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
其誠。則有其神也。○雙峰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此
誠。時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併此神無了。不特說神
來格不來格也。○新安陳氏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
指誠敬之實心言。非但指誠實之實理言。蓋古禮所
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本旨。主於如之之誠。必
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爲實有矣。○蔡虛齋曰。
祭儀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致齊卽戒也。致字對散
字言。如專心致志之致。一於內。無雜念也。散則非一。
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

異

蔡虛齋曰。問人致其孝。誠以祀其祖先。果有祖先
來享之事乎。曰。難言也。先儒論之似詳矣。然愚以爲
多是主於子孫一念不容已之心。而有是也。如天地
山川社稷之類。生氣萬古不化。隨祭而享。其理固真。
若夫人死。則魂已歸天。魄已歸地。隨化而盡矣。一有
結凝未散之魂。則以爲妖。爲厲。而非其常矣。惟其所
傳之氣。在於子孫。孫之身者。雖隔千年。而猶一貫。
此則理之無足疑矣。但其父祖已散之氣。終無復聚。

之理所謂往者過來者續乃所以爲天地之化也若其已散之氣又隨祭享而聚則是其既死之氣猶有潛寓於宇宙之間而宇宙間去來來只是這些氣了而佛氏之說儒者不當全斥其誕矣大抵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心之異於禽獸也况豺獮亦知報本入於祖先能無時時致其思乎思之則必有以致其如在之誠而宗廟之立祭享之儀齋戒之禮自有不容已者矣然亦豈能必其果來享與否哉古人謂廟則人鬼享又曰先王享帝立廟所以聚其散如此之類不可勝舉蓋其意自有所屬而究竟到底則愚之說亦其所緣起之義而或未至大戾也然但可與仁人孝子言而不可與薄夫俗子道正爲恐得罪於古人耳口來被諸君詰難窘迫始發其愚以俟斤正若究竟到底祖先之氣果是盡了其不死者只是仁人孝子之心之所爲此蓋先儒所爲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者乎曰然則然矣人惟心存孝思果於爲善以不辱其先亦足爲孝矣何必爲此無實之文哉曰此決不容已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既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 八佾

噶

近譬堂藏板

是心必有是儀不然豺獮之不如也且聖人爲民立極作則豈容使人道同於牛馬乎抑不但人鬼之祭足以表其心也今夫天地山川之祭大抵此意亦多且郊天用特牲若天神真是來享則一特牲豈足以供天神之享哉亦抑以表其誠耳知此則其餘祭亦槩可推矣

辨

拗此心缺然只是這點心先已缺然了他人代攝

無論其人誠敬不至卽至矣而我未得致如在之誠則缺然者自在也○朱子曰祖考之氣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續又曰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合兩說看來可見子孫之氣固卽祖考之氣而祖考之氣亦未始非天地間之氣總無有二也乃蒙引謂已散之氣又隨祭享而聚則是其既死之氣猶有潛寓於宇宙之間而宇宙間去來來只是這氣了佛氏之說儒者不當斥其誕矣夫魂升於天以陽從陽也魄降於地以陰從陰也然則已散之氣亦只寄於天地之間但不感召則不聚耳佛氏轉生之說正爲看得天地氣化

之外。另有一箇死者之氣。可以投入。窾則是人之既死。塊然自成。一鬼物。以待再生。寧有此理乎。惟已死之氣。卽升降於天地陰陽之間。未嘗另爲一物。者以此氣原卽稟於天地之氣也。而此氣之生。不息。又卽存在子孫身上。而子孫又非別有所謂氣。故一盡誠以感之。則必聚而來享。爲不虛也。乃虛齋反謂。豈能必其果來享與否。則是此心已不誠矣。已不如在矣。與聖人道。理得。毋刺謬乎。○學曾問朱子。謂人死氣雖終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然則既散盡後。子孫祭之。便無感格之理乎。曰。既有子孫。則其氣便未盡。且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所以天子七廟而止。諸侯五廟而止。而祀主猶得祭之。士庶人止祭三代。亦以其既散而無感格之理也。曰。諸侯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則其澤已斬。其氣已盡。而繼其國者。則合祭之。如何。曰。曾先主此國來。則國土之存。又卽其氣之存矣。我復繼其國安得無感格之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聖

近譬堂藏板

禎按范氏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二句說得極好。是在我自已心上。現神之有。無。只有其誠。這神便有了。只無其誠。這神便無了。忽有忽無。只在。此誠不誠上。變現不然。祖考之氣。自寄在。身上。外神。之靈氣也。在天壤間。何曾滅沒得。特我自無之耳。所以朱子云。祭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下交接二字。正見鬼神與誠是二是一之理。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

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買衛之權臣故以此

諷孔子

語類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已緊要是媚字不好如夫子事君盡禮也何嘗是媚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便道夫子媚與又曰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與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

附朱子曰陘是竈門外平可頌柴處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與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為之曰今無可考但墓祭以家人為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閭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問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與本是一神以與為尊以主為卑何也曰不是尊與而早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財隨四時更易皆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異

近譬堂藏板

尸於與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同大全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雙峰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與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衰止祭於與又非神所極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新安陳氏曰與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與雖有常尊然戶竈之類乃祭之主而與非祭之主也以與之尊見竈為卑賤夏屬火竈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東陽許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陽氣盛熱于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霤猶中室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穴故名室為霤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五祀之主戶中霤主北向門行主南向竈主西向○蔡虛齋曰君雖尊而政柄非自己出猶與有常尊而非祭之主也臣雖在下而秉國之柄猶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也○呂晚村曰與其媚於與寧媚於竈此處寧字與他處寧字不同他處寧字虛此處寧字實他處是僅

可意此處是不可不意又曰何謂也句隱而曲。敢將媚字直說。是小人無忌憚賣弄。今時公然講究以爲榮矣。

辨按五祀皆有用事之時。時語偶舉竈說耳。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五祭皆更設饌於奧以迎尸。則五祀各有主神。而奧雖尊地。不過空位。今人誤以奧爲尊神者非。○此處與其寧字。與前與奢寧儉字義不同。那是不得已而姑取之辭。此是酌量而得。勝筭之辭。此處何謂亦與他處不同。他處是知所謂而詢之。此處是見必有所謂而諷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俗

聖

近譬堂藏板

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語類

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個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于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問獲罪於天。集註曰。天即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抑得罪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爲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體即謂之天。其主宰即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是上面有個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說。真有個三清大帝。着衣服如此坐耳。○問注云天即

型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人若順理而行則心平氣和而自然安裕若悖理傷道非必有所謂天禍人刑而其胸次錯亂乖氣充積此卽是獲罪於天否曰固是如此也不消說道心氣和平這也只見有爲惡幸免者故有此說然也不必說道有無人禍天刑卽是纔逆理便自獲罪於天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佞

異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纔說媚字便已非理非理則獲罪於天矣○西山真氏曰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之運不曰媚與竈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使王孫賈知此意則必惕然自省平日所爲佛理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其悔悟之機也如不知此意亦不至觸之以招禍○慶源輔氏曰凡物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尊而無對○新安陳氏曰天卽理也一句是昭昭之天合人心之天言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逆理則自欺此心之天是卽欺在天之天而獲罪非自外至矣○蔡虛齋曰他是見夫子事君盡禮便以私心窺夫子說是媚君以求進而於已反不見有親附

之意故有媚竈之問也夫子都不答他只據媚與竈竈之言而評之如此都不關着自巳事亦不關着王孫賈事味其語意脫然在清淨地位立自非聖人則卒然酬應之頃亦安能從容脫洒有若是哉

此說得太精蓋聖人之言因人而變化此言要使王孫賈曉得况獲罪之罪字何謂也若謂只逆理便是禍害此等意似恐非賈所及抑反不足以折姦雄之心○天卽理也愚謂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此註蓋謂此天字非以形體言也又非以生物者言也蓋就理言也若謂只以天爲理則註何以必曰逆理則獲罪於天又何不曰逆理則得罪於理又何不曰逆天則得罪於天而本文又何不止曰獲罪於理無所禱也蓋孔子出一天字特借是以壓竈與奧而其

所註則在道理上故集註云耳
按檮出天字不覺與竈字粉碎然不是故揀大抵來說其實不過此理而已逆理便是獲罪於天非天是一箇我又是一箇逆理然後獲罪於天也註天卽

理也。一卽字最精。俗解謂此天字對與竈說。仍是上蒼之天。究而言之。所以爲天者卽理。這便是做兩箇說了。所以朱子云。也不必說到有無天刑人禍。卽是纔逆理。便自獲罪於天。○問其尊無對曰。若但論形氣。尚有箇地來對他。惟天卽理也。這箇便包括盡了。故其尊無對。○朱子云。緊要是婚字不好纔要婚。便是逆理。謝氏看得婚字輕了。故有聖人之意。寧婚於與逆理。則獲罪於天。逆字順字反覆對看。亦與前婚親順也。反覆對看。纔求婚便逆理。誠以人情者私也。天理者公也。順人情便是逆天理。順天理自不肯順人情。故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婚竈。亦不當婚與。○聖人亦非是要遜而不迫。恐其取禍。但聖人道大德弘。其氣象自是包羅萬象。玩不然二字。便是截斷他話。說何等嚴正。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亦是見自家行必順理。亦是警王孫賈不當禱婚求福。要於嚴正中看出從容。不迫氣象來。○學會問虛齋若只以理爲天。則何不曰逆理則得罪於理云云。似發明註中一卽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吳

近譬堂藏板

字甚好。何故損之曰。朱子謂蒼蒼者。卽此道理之天。是合說做一箇虛齋反說做兩箇了。緣他說借是以壓竈與。這箇何用。借竈與當祭也。是有此理。只在天中。但纔說婚。便是逆理。便已獲罪於天。看無所禱也。一所字正。以天該得竈與了。更無可禱之所。禱按無所禱。只在獲罪於天處。纔逆理便獲罪於天。纔獲罪便無所禱。固不必撇却禱福說。無所禱亦不必拘滯在禱福上說。無所禱虛齋認淺一邊。正與朱子不必說有無人禱天刑意相背。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或問聖人不得其位固當從時王之禮而周禮之盛又非有所繆戾而不可從也設使夫子得位而有作焉竊意其從二代之禮固不能多於從周也

詳論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乃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為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問吾從周曰孔子為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畧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略今法令明備猶多姦宄豈可更畧畧則姦宄愈滋矣○問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是也日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石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牾然中庸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若荅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日得之

精義謝曰禮之文出於與時宜之燔黍捭豚與以燔以炙陳其犧牲備其鼎俎汗樽杯飲與玄酒在室醴醢在戶粢醴在堂澄酒在下賁桴土鼓與列其琴瑟管磬鐘鼓文質雖不同然有自來矣故周監於二代其文為備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季

近譬堂藏板

以炙陳其犧牲備其鼎俎汗樽杯飲與玄酒在室醴醢在戶粢醴在堂澄酒在下賁桴土鼓與列其琴瑟管磬鐘鼓文質雖不同然有自來矣故周監於二代其文為備也

同南軒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韶舞則有之矣○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為損益至此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况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未文勝質之文也○呂晚村曰此論周之禮極贊其美言周禮之所以善緣監於二代故明備美盛如此舍此安適哉文是贊美之詞非文質之文也從周從其道之盡善非從王制也○周之文自是歷代漸次趨來

之盡善非從王制也○周之文自是歷代漸次趨來

如此監字正其所以爲文之故非周自以文監二代也到此正盛過此失申夫子從周純乎天理之至若作尊王說不特不知文字并不知監二代之道便屬私意矣○非二代那趨下來周不能自成其文非周先王亦不能監二代以成文○周禮之所以盛者以其監於二代之故但至末流其意漸失則夫子當時之文非復文武之時之文後生末學便有擬議先民之意夫子正謂周制本盡善但人自未之從耳○文勝之文非監二代之文也因文勝而思返質是直欲去文更非夫子本懷從周卽從先達意

呂晚村曰此章專講周之禮非泛論周家治尚也近人云政云法皆鶻突又曰中庸從周因非天子不議禮而言故重不倍義此緊接郁郁句來極其贊美無處着不倍之義又曰天地之數自無而有而有者不能復無自翕而闕而闕者不能復翕於循環無端之中却又往而不返仲呂以下再生執始雖是黃鍾之位已不是黃鍾之數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俗

至

近譬堂藏板

五常也括在其中蓋制度文爲亦不外三綱五常上見卽政卽法亦包括在裏面故朱子謂法令自畧而入於詳既詳則不可更畧晚村謂禮不是政法亦未確○禮制明備損益得中只一監字便洞見周公制作之心郁郁乎文正是深贊其美盛之辭惟監於二代之後所以郁郁美盛非周自以文損益二代亦非以二代之忠質不足用而尚文也二代原無忠質之名周家亦無尚文之號郁郁乎文哉五字只成箇贊辭○要將聖人時中道理看得透徹方成聖人從周之義蓋夏時欲不尚忠而尚文不得商時欲不以質繼忠而以文繼忠不得周時欲不以文繼忠質不得此文字雖非忠質之文然論損益大勢却是如此周之所以郁郁然盛者周之時爲之也夏商之時雖欲如此郁郁而不可得自是夏商之時爲之難道敢說夏商之先王不如周之先王不成所以夫子從周非但爲下不倍而已曰周家制作如時建子輅以金玉之類夫子則不以爲盡善而從之何也曰此正夫子之時中也周監二代而文郁郁者是周之時中設

夫子得志監三代之後則不必盡以周之文爲中
但從周處畢竟較多此亦所謂時不同也况周末之
文不過繁文縟節先進之禮樂則已目之爲野然而
用下僭上禮意浸衰其實何嘗文來所以夫子決從
先進既不失時王之制又可挽時人之趨當夫子之
時處夫子之地則不佞何莫非其時中哉○學會問
朱子謂明備之後法令不可更畧畧則姦宄愈滋矣
然則後聖不幾有益無損乎曰朱子只謂孔子爲政
自是從周處多此亦但就三代較量說見周制明備
於夏商不得反要不明不備耳若綜核太過便不是
中道聖人出來也須節損之但其明備之善處斷自
損不得了如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三百六十更要
損而惟百惟倍如何辦得事夏五十而貢廢七十而
助周百畝而徹更要損而五十七十畝如何足民用
如此推去自是從周處居多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倍

聖

近譬堂
藏板

修疑之功已至必如孔子乃能道所當遵亦非從不
敢背王制之謂也○天地之數自無而有却又何者
不有而無自翕而闢却又何者不闢而翕循環無端
之中却又何者往而不往假令一有不無一闢不翕
一往不返則周末之文亦可聽其無極而無事臣救
乎惟其不然所以事極弊生必再得聖人出來表成
一脊方成世道故周文之盛雖是時數
授來如此却單認時數一邊亦不得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鄉
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
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

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或問：子何以知其爲始仕時也？曰：以或人所稱。鄒人之子者，觀之則其爲少。義之時無疑矣。曰：繼此而復入，則將復問乎？曰：問而復問，則不誠矣。惟其所未見而未及問者，則固將必問焉。而其前所已問而今當行者，則亦復問而後從事也。

語類：雖是有司之事，孔子亦須理會。但其器物須有入家無者，故見不得。今入宗廟，方及見之，亦須問方得。○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存怨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諄復，其中亦有有意以爲易曉而忽之，不囑者。少問事之差處，都由那忽處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堊

近譬堂藏板

敬慎又如此也。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問每事問，尹氏謂雖知亦問，敬慎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尹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曰：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僞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爲鄒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

同陳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南軒張氏曰：禮以敬爲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于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爲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覺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固無不知。然亦但知其禮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未掌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

○呂晚村曰：是禮也。言每事詳慎，正是禮當如此。我

亦行禮云耳。乃辨明禮意以教或人。非自解知禮也。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處。仍是凜然敬謹之意。卽此言亦禮也。可見聖人無時不是禮。

異蔡虛齋曰：是禮也。而或者乃譏其不知禮。然則孰爲知禮。孰爲不知禮。邪。而得失有歸矣。

辨按註謂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固是因或稱鄒人之子。知其爲少賤之時。亦以非始仕之時。卽已熟諳其事。復屢問之。其心爲不誠也。或問朱子以其所未見而未及問者。固將必問焉。其前所已問而今當行者。亦必復問而後從事。又曰：大綱節目。與其變易處。亦須問。此可見後此入廟。有當問處。亦須問。然亦未必每事問矣。○曰：每事則非徒於一器一物之間。辨其名目。蓋臨事之際。威儀度數。宜詳審者亦多。朱子謂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臨事不得不問。蔡覺軒謂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可見事字自兼二義。○是字自指每事問說。見此每事必問。正是禮若自負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番

近譬堂藏板

禮遇事不問。便是不敬。謹更說甚禮。若謂我如此敬。謹。正是禮。則雖不添入知字。已是以知禮自居矣。○尹註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亦不是。明知故問。以見其詳審。蓋平日所謂知亦只是曾講究來。或未覩其物。或未習其儀。若不問而行事。自恐有差失。聖人聰明天縱。雖斷不至於有差。只這一點敬謹之心。自是要每事問了。但尹註是從旁看聖人每事問之爲禮。若是禮也。本文只就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

禮。披聖人是有敬謹之心。發出來。自然每事必問。惟恐失禮。非必於每事問上。見其能敬謹也。若靠此爲敬謹。則是勉強從禮。而非聖人矣。且每事問亦不是禮儀。當如此。聖人有所效而行之。只是敬謹之至。自不容已。○聖人說是禮也。何等鄭重。言下只是一點敬謹之心。時解謂聖人於他處。每作謙遜語。此獨直認承當。是爲萬世明禮意。此都說濶遠了。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諸類 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先生舉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舉詩舍矢如破。曰：射之本意也是要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堯

近譬堂藏板

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主於觀德却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古人用之戰鬪。須用貫革之射。若用之於禮樂。則觀德而已。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則是前此用兵之時。須用貫革之射。今則不復用矣。○問明道曰：射不專以中爲善。如何。曰：他也只是一時間恁他說。被人寫放冊上便有礙。如內志正。外體直。只要箇中不要中。要甚底問主皮如何說。曰：皮字看來只做箇貫革字。主便是主於貫革。因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條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或問射不主皮是絕不取於貫革。曰：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豨。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爲貴。而但欲畧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然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夫。若以貫革爲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了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爲力不同科也。

精義 橫渠曰：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

同 大全 仁山金氏曰：侯本侯射的之塚，謂侯人射中也。從侯從矢，象形鵠卽告字，謂告人以所當中之處也。取射禽獸之義，故加鳥。○東陽許氏曰：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熊、豹，大夫麋、士豕，凡侯皆以布爲之。形必方大，射之侯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綴於中爲的。故曰：棲皮爲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內朱，次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大夫士則止就布上畫之。故曰：畫布爲正。今集註凡言畫布爲正，是以賓射、燕射之侯言棲皮爲鵠，是以大射之侯言。○樂記註：散軍則不廢農事，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佾

奕

近譬堂 藏板

不主皮。鄭氏註：禮射，謂具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也。與古者言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及也。○蔡虛齋曰：射不主皮者，禮射也。本文上當用一禮字，貼他說。若武射如何不主皮，但當時尚武，雖禮射亦主皮，故孔子嘆之。

異 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爲非也。但取其中也。若主貫革，則唯有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慶源輔氏曰：時平則射以觀德，世亂則射主貫革，二者固各有所宜。然貫革之射，可暫而不可常。武王之事是也。○呂晚村曰：圭字是專重解，謂不專重貫革，便非禁貫革也。謂力不同科，便非舍力而論射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古聖人何故製此不祥之器乎？蓋有所用，也不貫革用之何益？知此可悟。井田封建，古聖人爲天下後世計至深遠矣。○不圭二字，一以奮武衛，一以揆文恭兩義。

者備○射原是力上事但主於貫革卽是尚力主於中鴿卽是尚德中鴿也是用力力歸于巧卽名爲德使中鴿又貫革先王固所取也但不主耳其所以不主者以力不同科故也尚德則力在其中尚力則殺心勝而射失其道故夫子歎之

辨 揆夫子因當時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不覺嘆息不主皮之爲古道語氣平渾全爲禮廢而發○朱子謂先王設射以弧矢之利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者是推射之本意鄉射之時却是習禮容然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人若以貫革爲主則失所以習禮之意若有人志正體直持弓又審固雖不貫革禮容可取豈必貴於貫革哉此一段乃解不主皮之正意朱子因門人多疑射原武事何故不主貫革故朱子解其初雖修武其後却文之以禮樂耳若謂先王於習禮之中全是養力周家文弱欲以兵振起之反是尚力不尚德矣呂晚村謂不主皮則貫革之射自攝於內主皮則禮射亡而天下之能射者亦少是於不主皮內陰寓尚兵之意矣又曰中鴿也是用力力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毛

近譬堂藏板

歸於巧卽名爲德使中鴿又貫革先王固所取也但不主耳先王誠惡力何不竟用畫布並其皮去之耶殊不知先王不禁貫革自是餘意只一箇不主想見先王尚德不尚力之心蓋這箇自是禮射只看武王克商後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這是甚麼景象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分明禮射也以武射行事這箇又是甚麼景象古之道也是多少感慨晚村誤認語類之說自墮入權謀作用而不知亦謂緇力恐犯文弱之病不知周自東遷王綱不振自是人君失道所致若徒以甲兵之力彈壓群侯不務本而爭未益速之敗亡矣仇滄柱謂夫子此言是歎禮教息不是歎武備弛又曰周道之衰衰於用兵不衰於廢兵與宋明季世民不知兵而亡國者異此數語看透春秋時勢與夫子立言之心爲足以正其失也○顧麟士謂凡讀註圈內必有正說楊氏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二語本妙而置圈外圈內但云射以觀德云云孔子歎之則思古者思其休武太平無事之時卽解力不同世亦以明昔不尚力而今又尚

九天下紛爭多事耳。意不在貫革不貫革也。按國外說亦有與國內相發明者。亦有得本文最吃緊處者。雖不盡如麟士說。而此章却發得內外註最確。禩按射不主皮。自是說禮射至禮射而亦主貫革。皆是人心競武所致。黃勉齋不主貫革。則人人可射。未分疏得清。須是人人可以習禮。方自明白。輔氏時平則射以觀德。世亂則射主貫革。亦固圖說了。若武射則雖時平亦不得竟不主皮。至有廢弛之患。惟禮射亦主皮。乃見其非古道耳。○古道斷指周初。蓋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至此時而復尚貫革。此是六七百年一大關目。必謂泛想古初便不切當。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 八佾

矣

近譬堂藏板

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同大全。胡氏曰。周禮大史頒告朔於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餼。卽特牲也。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譏也。明以後不復譏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爲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爲徒費。而欲去之。○東陽許氏曰。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左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卽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此章是魯事。故集註止言諸侯之禮。

異湯若士曰子貢當時無因革之權只是憤時設議以激魯人之意

辨 抑今人爲子貢回護謂欲去之心亦是傷禮之廢但其言失之過激耳更謂因羊之去可以存禮復禮究不會思量到欲去之心如何是傷禮既去之後如何是存禮復禮反覺爾愛其羊聖人自看小了子貢穿鑿之甚○記者書法只下一之字便見餼羊與告朔之禮精連不開既是告朔之餼羊則羊存禮存羊去禮去如何欲去得○註中告朔之禮至請而行之爲告朔餼羊敘緣由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二句爲子貢欲去敘緣由故註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份

堯

近譬堂藏板

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語類 問論語數段曰依文解義只消如此說只是便要看他聖人大底意思且如適間公說愛禮存羊一段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益自家意思方寬展方有個活動長進處

精義 謝曰常是時告朔之禮已亡是以子貢欲去餼

羊禮之存亡何與於一羊聖人以爲羊存則政舉將有所考譬猶以薪傳火也是以夏之政雖衰禹之禮未亡故湯得而用之商之政雖衰湯之禮未亡故文武得而用之夫子又安知不有王者作將舉而措之天下乎是以愛之然而惜乎其終廢也三代之後雖

有志之士。以典斯道爲己任者。終不可得。以其文不足故也。○侯曰。羊存則禮存。羊亡則禮亡。禮之存亡。固不在羊。亦其物也。故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羊存則後之習禮者。舉之易。故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南軒張氏曰。夫子之意以爲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隘狹而少味矣。○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林次崖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以告朔之禮旣不行。而羊爲徒費。是所愛者羊也。聖人之意。以爲禮雖廢而羊存。後人或者因羊而求禮。而禮因可復。若羊一去。則禮決無可復之望。是存羊卽所以存禮。一羊之所費者小。而其所存則甚大也。聖人之見。大異於子貢矣。○呂晚村曰。欲去只二字。當時子貢定有說。故夫子下愛羊二字。惜其無實。而妄費。此註之所以不可易也。人每將子貢欲去另講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佝

卒

近譬堂 藏板

一種深心偉議。豈聖人之知言知人。觀面商論者。反不如後世之臆揣耶。○羊與禮不是兩件。賜看來是羊。子貢看來是禮。

異蔡虛齋曰。子貢愛羊。猶是貨殖之見。辨按無實妄費。正要看無實二字。若徒以爲妄費。則

子貢未必忘其所自來。若以爲禮旣不存。或可因去

羊而復禮。則夫子以存羊爲愛禮。子貢以去羊爲愛

禮。是存與去雖不同。而愛禮則一。夫子何以但謂之

愛羊乎。須知子貢欲去。亦無甚深意。不過見禮已不

行。徒存此羊。實爲妄費耳。並不存想到復禮上去。一

白夫子以愛禮點他。愈見得他意思狹小矣。註謂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者。並去其羊。則此禮遂亡。分明一箇羊存。猶可復一箇羊去。禮遂亡。如何要混同無別說。聖賢同一維禮。○楊氏註。提出君親見此禮所關之大。故聖人深爲愛惜。括出各字。以對實字。尤補內註之未逮。○或以兩其字。俱指羊。猶云爾以羊爲羊。我以羊爲禮。如此則其羊上。多一羊字矣。文理那得通。分明兩其字。俱指告朔言。卽上文之

字之諦也。羊卽其羊禮卽其禮。則俱關係在告朔。上是一箇非兩箇矣。以其羊而愛之不肯費。分明羊去而禮亡。惟卽其禮而愛之不忍去。則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矣。

祗按以子貢欲去。別有維禮深心。固爲過鑿。至謂其愛羊爲貨殖之見。亦太看壞了。子貢註不曰借費。而曰借其無實而妄費。若他事無實妄費。便自可去。此却是告朔之餼羊。關係得大了。子貢但無夫子這般大底意思。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詔。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詔。若他人言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空

近譬堂藏板

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詔。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語類

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盡禮處。

同大全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爲詔。

○蔡虛齋曰。事君自有事君當然之禮。人臣之所宜自盡者。今也事君盡禮。人乃以爲詔。蓋以爲詔者。不知其爲禮之當然也。大抵當時君弱臣強。人臣事君之禮。日趨於簡便。彼見夫子之事君。拜必以下。過位必色勃。入門必鞠躬。執圭則如不勝。趨進則翼如也。君在則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是多少疑駭。詔之云。不亦宜乎。○集註云。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蓋盡者在禮之內。加者在禮之外。加則爲詔矣。加者固非而不盡者亦非也。此夫子之所謹。而時人之所惑也。

○按黃氏註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這亦字是
對當時事君皆不及乎禮而言其質禮之中有一毫
不滿處固不可謂盡禮之外有所加亦豈算得盡纔
有所不及便是簡纔有所加便是語時人簡於禮只
道聖人盡禮是有所加矣故以為語不知聖人純乎
天則做出來自到恰好而止○學曾問此禮字只指
登降揖遜之儀文說否曰聖人纔說箇盡字已足內
外本末都到若內無誠敬之心只那違衆拜下之類
如何當盡字得且內若誠敬不至外面亦必有不盡
處朱子語類如拜下禮也一段下一如字正須活看
○外註引程子只是要人識得聖人氣象
○禮按當時禮教久廢君弱臣強非一日矣彼不但自
家不盡禮目中所見事君之人並無如聖人之盡禮
者故他不是有意誣聖人為諂實見得禮不必如此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份

奎

近譬堂藏板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

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或問謝揚皆以飲食宴賜為使臣之禮似亦未盡夫君所以使臣者一事一物何往而非禮之所在哉

語類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

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恐只是說泛

然之臣若任重之臣恐不當知此說曰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道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

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義剛因問孟子此章前章

皆謂有圭角如何安卿言孟子恐只是爲戰國人君而設曰也是理當如此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忠但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若只以爲臣下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得肆其無禮後人好避形迹多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使君能盡禮則君臣刻地長久○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

精義

侯曰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孔子對曰以禮以忠君臣之道盡矣聖人之言無精粗遠近顧知之者如何爾以禮盡忠雖堯舜不過如此伊川先生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者此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奎

近譬堂藏板

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夫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者矣本末兩盡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國人寇讐之喻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蔡虛齋曰忠信而待之誠重祿而養之厚接見之間則禮貌必隆委任之際則事權必重遣戍之時則或送其往或勞其來此皆使之以禮處○臣事君以忠者敬其事而後其食知有國不知有身平時則恪共厥職而必盡其心有難則鞠躬盡瘁而不屈其節此皆事君以忠之事○事君以忠恐泛言平時不必擬到伏節死義處○呂晚村曰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爲生民也臣求君以主治君求臣以輔治總有箇天在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天秩天討非君臣之所得而自私也君臣之尊卑雖定而其適降相去止一

間耳。只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卻了天字。君以為惟我之所欲為。臣以為生殺刑賞。為君所制。不得不然。于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篡弑隨之。直弄成一箇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隔絕。君不知禮之出于天。臣不知忠之本于性。性天命也。天即理也。性即理也。故朱子于各欲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講煞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為盡。而實多未盡在。如良知家言也。只坐不知天也。

異 呂晚村曰。禮忠二字。人多畧去。粗節而求精微。云儀節之禮。非禮職分之忠。非忠其說似深。而易遁。離理而責心。亦良知家言也。不知講到粗節處。方是禮忠之實。方是禮忠之盡。則彼之所謂深者。正吾之所謂淺耳。越看得禮忠好。

辨 按須知禮忠不是兩箇事物。只在君分上說。恐其易至簡慢。故說箇禮。在臣分上說。恐其易至欺罔。故說箇忠。朱子所以不分註禮忠。而曰二者皆理之當然。○玩註各欲自盡。則以禮以忠斷。以各開分說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佾

畜

近譬堂 藏板

主禮忠。俱要兼內外說。情文兼至。纔盡得禮字。心職兼至。纔盡得忠字。若呂氏不忠不盡。患禮之不至。不患無禮。患忠之不足。語恐亦未盡。蓋使臣不盡禮之君。大率苟且不當做事。恐亦未必忠。事君不盡忠之臣。亦或驕慢無禮。如夫子盡禮。人反以為誦安在。其不患無禮哉。這也只是把禮忠看做兩箇。故耳。至尹氏申說。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以為對人君言。則可。若以臣言。君雖不以禮。臣豈可不忠乎。故朱子或問。以二說各得其要而取之。非謂其說之盡善也。○呂晚村謂說到粗迹。方是禮忠之實。然君徒以形貌籠絡臣下。臣徒以完事報答君上。豈不都成假合。又謂易盡者心。難盡者分。予謂臣之事君。內必盡一分心。外始全得一分事。如何以分為難。以心為易。○細看尹氏註。便生出欲臣事君以忠。乃使臣以禮之弊來。究竟盡禮。豈為要感臣心。盡忠。豈為要結君上。不過我自盡其當然之道耳。○學曾問尹註。君臣以義合。異於父子之天合矣。而呂晚村謂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為生民。總有箇天在。故朱子

於各欲自盡上。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講煞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其說何如曰惟其本於天性所以爲義所當然義是說下一截天是說上一截從下一截推到上一截則義亦原於天卽君臣合則留不合則去非若父子之必不可解然亦爲不盡所當然斯不可耳非謂其離乎天也晚村此論有功聖學不淺。

頑按內註既曰各欲自盡則君只盡君之禮豈復問臣之忠我否臣只盡臣之忠豈復問君之禮我否但君者臣下之倡感應之理自是如此故尹氏說亦不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僂

奎

近譬堂藏板

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或問注張曰哀樂情之爲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流於情而汨其性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節則性情之正也

語類憂止於輾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鐘鼓琴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也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中人作蓋宮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旣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輾轉反側則哀不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鐘鼓琴瑟則樂不過其則此其性情之正也○問是詩人性情如此抑詩之詞意如

此日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開關離之詩得性情之正如此學者須是玩其辭審其音而後知之曰只玩其辭便見得若審其音也難關離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離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日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問審其音如何曰辭氣音節亦得其正如人傳稽康作廣陵散操當魏末晉初其怒晉欲奪魏慢了商弦令與宮弦相似是臣陵君之象其聲憤怒躁急如人鬪相似便可見音節也

同大全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畧可見矣○雙峯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佚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關離之詩最得性情之正○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思無邪曰使人得其性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節

矣

近譬堂藏板

之正指凡詩之用而言此日有以識性情之正獨指關離之詩而言蓋樂不淫哀不傷是詩人性情之正也如鄭衛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正者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以得其性情之正集註前後可以參看○蔡虛齋曰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雉鳩擊而有別則后妃情性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據此則不淫不傷正爲詩人發而近時吳仲珠先生之說爲失之新奇矣○詩第二章所謂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者卽詩人願得淑女以配君子而思服反側也此旣得之後追言其未得之時然也非謂文王求之未得而思服反側也故其傳曰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功故其憂思之深不能目已至於如此也所謂無以配君子云者在詩人爲順也若夫小註朱子曰依此詩看來是妾媵作所以形容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此說必是朱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份

李

近管堂藏板

從前未定之說與正傳不合。修書時不當引入於此。○其第三章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耆卽詩人之喜得淑女以配君子，而友之樂之也。故傳曰：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詞，則其為指詩人明甚。詩人即宮中人也。若謂文王既得而喜樂之，猶可為尊奉之則，決不可。夫為婦之所天，而聖人何至於尊奉其婦？而本文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其詞意猶未至此之甚。方知其為指宮中之人無疑，而小註所載外人，做不到此之說，益信其非朱子之定說矣。○又按論語本註曰：云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其詞詩人之詞也，其音詩人之音也。則其性情之其字獨非指詩人乎？而上文所謂其憂其樂之其字同一指詩人也。○呂晚村曰：宮人性情之正，正見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明在文王后妃夫婦上說，後來不知道者，以為涉

房帷燕昵之私，欲改從序作求賢而終難通也。則又變為后妃求賢女，其內職而作其支離無理，又甚矣。○蔡虛齋曰：若據詩而言曰：樂止於琴瑟，鐘鼓憂止於寤寐，反側則與下文憂雖深而不害於和樂，雖盛而不失其正，相戾詳味集註之意，蓋重在后妃之德。上惟后妃有是德，故詩人既得而樂之，雖如此其盛，宜也。豈失其正乎？未得而憂之，雖如此其深，亦宜也。何害於和乎？○嘗謂關雎所詠，本疑淫與傷也，但以施於文王之與后妃而得為不淫不傷耳。是亦微顯闡幽之意，不然三百篇中，性情之得其正者，豈獨關雎又如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以當時於三子有異論故也。○林次崖曰：關雎之詩，宮人為文王之得后妃作也。其既得而樂也，樂至於琴瑟鐘鼓，其樂可謂盛矣。使施之他人，不亦淫乎？乃為文王之得后妃，其樂宜也。故樂而不淫，其未得而憂也，憂至於寤寐，反側其憂可謂深矣。使施之他人，不亦傷乎？乃為文王之未得后妃，其憂宜也。故憂而不傷。○呂晚村曰：惟文王之德之盛，故宮人於其夫婦居室之際，寫來恰

得性情之正亦惟宮人身被文王之化性情自好故能寫得聖人性情出贊詩人亦正深歎文王后妃之德之不可及也後來不會此旨強攻傳註至郝敬輩必主后妃求賢自輔而辨謂宮人誰與文王卧起而知其輾轉反側然則卽其言刺之關雎若后妃自作則斷無自稱君子之理既淑女爲嬪御亦無好速之義鐘鼓之樂除非此詩爲文王所作則可否則又誰知后妃之輾轉反側者乎

辨 樹夫子明提出關雎二字則是論詩而非論文王可知。朱子云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則非言文王之哀樂可知若誤認爲論文王與文王之哀樂則所謂寤寐反側琴瑟鐘鼓者早不免於淫傷矣鄭樵謂夫子因師摯奏樂至關雎喜其音節中度故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然非性情之正則不得其辭氣聲音之和又必兼辭與音說方盡蔡虛齋謂宮人欲得聖女配君子其樂本不至於淫哀本不至於傷太直捷說了便是不清玩辭審音朱子云當哀而哀而止於輾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當樂而樂而止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佾

矣

近譬堂 藏板

於鐘鼓琴瑟若沉洄淫泆則淫矣如此方是不過其則但此是就辭氣上說若播之管絃聲音亦可見矣若謂欲得聖女配君子便不淫不傷恐未得性情之正者猶不能止乎其則也○淫也只是樂裏面事傷也只是哀裏面事樂之過而失其正便自淫了哀之過而害於和便自傷了關雎之詩則樂也而自不淫哀也而自不傷纔到恰好便止於其則在作詩者未嘗樂怕淫纔不淫哀怕傷纔不傷只是哀所當哀樂所當樂聖人從旁看却見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恁地性情之正恁地聲氣之和呂無黨謂兩箇而字須頓斷看意義方出然又須一滾讀下方見得關雎詩人漸被文王之化從性情中流出自然無過不及之弊其說甚善○人之性情不外於哀樂而不淫不傷方能止乎義禮而得其正關雎性情之正本於文王所以化起閨門卽可漸達邦國此關雎爲風之首化之原乃時解謂幸御者多必有隆替之故而反無怨嫌爲后妃之德從宮人一身起見反看壞了文王真不通之論。

社按集註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是序詩人當樂當哀緣由非謂樂本淫因后妃之德而不淫哀本傷因后妃之德而不傷也蒙引存疑單貼后妃之德說非是且如此則辭與音先自不和不正了何以識他性情之正○看來宮人作此詩只是咏嘆后妃之德宜配君子耳並不指文王夫婦居室之間說通關唯一詩只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是正說以爲後二章未得當憂旣得當樂張本亦並不是有意寫聖人性情卽宮人亦未是自言其性情而性情於辭意音節間見耳呂晚村後說亦覺訛悞○推本其所從來自是被文王之化者深但詩中無此意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究

近譬堂藏板

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或問胡氏以社爲祭地之禮然乎曰未可知也然其言則有據矣存而考之可也○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秦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大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位兩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旣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語類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爲社不知以木造

主還便以樹爲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標社松楸

社之類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

同大全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爲主今也以石爲主非古也○慶源輔氏曰按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趙氏惠曰魯有二社一曰周社二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也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警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視周社之主固已甚愧而相去毫社則其間不能以寸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爲說反有妄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二八俗

幸

近警堂藏板

相周都豐鎬宜栗○趙氏惠曰禹受禪于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蔡虛齋曰古之建國者左祖右社必立祖者人本乎祖且人屬也陽也故左祖必立社者人非上穀不生社兼稷在其中二神屬陰故右社有國則有社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若人君不修德用賢而養民則國亡而不能保其社稷矣愚竊謂宰我之答哀公者宜用此意乃徒以社之主木爲言抑未矣况使民戰栗之說又非所以爲人君之福乎

異蔡虛齋曰旣曰各樹其土之所宜木爲主則夏后氏以松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松也殷人以栢亦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栢也周人以栗亦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栗也魯人用栗在齊在楚未必皆以栗也宰我此對甚疎下句尤鑿縱使告以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亦未得立社之本意集註句姑且就其言之謬而正之耳未暇深論也

辨柳趙氏亳社災之說考據甚詳但宰我卽以魯社將危意告之亦無益蓋其所以保全社稷之道當必

有在。乃徒以戰栗之言啓人主殺戮之心。且曰使民而無與於三家不臣之病。夫子安得不深責之。宰我非欲以各樹土之所宜木。以爲立社之意也。胸中有使民戰栗一句語。說要勸公立威。故援引及以松以栢以栗耳。○各樹其土之所宜木。虛齋謂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皆如此。且謂魯人用栗。在齊在楚未必皆以栗。此泥於各樹一各字而妄論也。宰我旣鑿然謂夏以松。殷以栢。周以栗。亦必有所依據。豈至並不知各樹之非松非栢非栗而妄言之哉。愚竊意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各字緊貼夏殷周說其字緊貼安邑。毫都與豐鎬說。蓋夏都安邑宜松。因樹社以松。令天下諸侯之國必皆樹以松。從安邑之土之宜也。殷都毫宜栢。因樹社以栢。令天下諸侯之國必皆樹以栢。從毫之土之宜也。周都豐鎬宜栗。因樹社以栗。令天下諸侯之國必皆樹以栗。從豐鎬之土之宜也。亦如文質三統之類。一王代興。必示更革之意。豈有天下諸侯之國。此樹松而彼樹栗。紛紛雜亂之理哉。况周人以栗。魯去豐鎬甚遠。而亦樹以栗。則非各國不一。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僂

主

近譬堂藏板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語類 蓋云駒不及舌。言豈可以輕發邪。言出宰我之口。入哀公之耳矣。豈可更諫而追之哉。○問三句有

別否。曰亦有輕重。然社也無說話。便待宰我當初答得好。也無說話。况使民戰栗之語。下面又將啓許多

專邪。○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
不及吾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

同輔氏曰宰我在言語之科然觀此戰栗之對則失
於鑿流於妄者或不能免大凡已所未曉之事而妄
言以語人不惟無益而失已欺人之弊有不可勝言
者又况導人以殺戮之事哉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異蔡虛齋曰夫子所以責之為好說的都不說無打
緊不好說的却又說使當時幸我答哀公只上三句
無下一句孔子責之亦不至如是之深

辨拗成事三句不過責宰我失言使謹於後諸家將
專字看煞遂謂已有其事不知這事字甚輕只是已
成已遂不及救止耳故朱子謂出宰我之口入哀公

之耳豈可更諫而追之○學會問三句無非歷言以
深責之而朱子謂亦有重輕是如何曰語氣大抵謂
事已成便不說即未成而勢不能已亦不諫成事遂

事皆為既往故不答是說下來亦自有淺深○集註
非立社之本意是指他以松以楮以粟三句說話又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 八佾

奎

近警堂

藏板

啓時君殺伐之心是指他使民戰栗一句說話問立
社本意是如何曰魯有二社國社自是為民祈報毫
社自是鑿戒興亡哀公雖愚柔然為三家所制自是
久屈要伸了故聞戰栗之言自啓殺伐之心觀後乞
師於越卒以旅死都是這點念頭夫子深責其失言
為慮深矣

禎按宰我上三句與下一句原是一氣說下推明其
以栗之意而見當用威也自旁人看來則以松以楮
以粟既非立社之本意而使民戰栗之語又啓時君
殺伐之心也蒙引截做兩斷看失之矣○說只是陳
是非諫便是要匡救咎便是
痛責其愆過矣亦有淺深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
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

德以致主於王道

語類問注云度量褊淺規模平狹曰度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施設處說○問度量褊淺規模卑狹只是一意否曰某當時下此兩句便是有意必兼某上面兩句方見得它器小蓋奢而犯禮便是它裏面着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節

奎

近警堂藏板

問管仲小器曰只為他本領淺只做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楊雄說得極好大器其猶規矩準繩無施不可管仲器小只做得這一件事及三歸反坫等事用處皆小上蔡說得來太小如曰則其得君而專政夫豈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平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勳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裏面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間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出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擄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畜

近譬堂藏板

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謙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問規矩如何為大器。曰：這一個物事方。只是這一箇物事方。不能令其他底方。如規可以令天下物事圓。矩可以令天下物事方。把這一箇矩看要甚麼。皆可以方。非大器而何。○管仲器小。陶兄云：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方是大器。曰：是。○問管仲之器小哉。此是孔子說管仲胸中所蘊及其所施設處。將器小二字斷盡了。蓋當時之人只見管仲有九合之功。將謂它大處大。故孔子却見它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做出來。僅能以功利自強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蓋奢與僭便是器小之人。方肯做。然亦只是器小底人。一兩件事看得來。孔子器小兩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是箇福淺卑狹底人。曰：管仲固是用私意小智做出來。今為管仲思量看。當做如何方得。某云：須如孟子告齊梁之君。若不可則休。曰：是時周室猶未衰。此最是難事。合為它思量。直卿云：胡文定公云：當上告天王。下告

方伯。是時天王又做不起。威公係是方伯了。也做不得。是時楚強大。幾無周室。若非威公出來。也可慮。但管仲須相威公伐楚了。却令威公入相于周。輔助天子。曰：是時有毛韓諸公皆為天子三公。豈肯便信得威公過。便放威公入來。又云：若率諸侯以朝王。如何。曰：也。恐諸公未肯放威公。率許多諸侯入周來。此事思量。是難事。又也難說。

附大全朱子曰：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小須可大。

同勉齋黃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脩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福淺。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脩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呂晚村曰：所謂器者。只如瓶罍之類。生成只受得多少水。其間或受得一二分。或受得五六分。或受至九分十分。然其器則已定也。孔孟之不用。只是器大無許多水去。充滿得他。管仲之一匡九合。只是器小。纔一勺便盈。故器小不是在一事一節上論。

或人以儉知禮為器小。何異探簫喻日。夫子但言其不儉不知禮耳。至所云器小者。固難為或人道也。然管仲之不知禮。不知禮處。正是其器小處。世間固未有不儉不知禮之人。而其器則大者也。

異胡氏曰。局量規模以器言。福淺卑狹以小言。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所以器小也。本之不立也。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器小之驗也。效之不至也。無是本則無是效也。○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入事。先以脩身為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理既明。行事自然。件件中節。不敢踰禮犯分。今管仲如此。只是格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為所不當為。踰禮犯分。凡事都要向上。不知反成小器。

辨按註不能正身修德。根局量福淺來。不能致主王道。根規模卑狹來。蓋不知大學之道。則先不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如何能正身修德。不能做齊治平之事。如何能致主王道。局量以自家所容受言。規模是說他所設。施言。蓋容受不多。以不能正身修德。根器先壞了。及其所設。施都是那私智小術上事。如何能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俗

壺

近譬堂藏板

致主王道。不知大學之道。是器小之根。局量福淺。規模卑狹。正是說他器小。呂晚村器小易盈之論。卽是局量二句中意。只謂孔孟之不用。直是器大。無許多水去充滿得他。這箇却說差了。孔孟器大。豈在不用。上卽使孔孟得志。直做得堯舜事功。也是器大。今窮居下位。修明聖學。垂教萬世。也是他器大。如何却焦地說得黃勉齋自見得好。若胡氏謂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所以器小。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為器小之驗。是將正身修德。致主王道。看在大學之道之外矣。許氏謂只是格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為所不當為。單歸咎於知。亦說得脫畧。○看來正身修德。致主王道。都談在大學之道。一句內。蓋大學之道。原該格致誠正修。與齊治平之事。許氏謂他只是格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為所不當為。徒責他不能格致其實。管仲豈但知上欠缺他亦並無誠意正心之功。註不能正身修德。是暗包格致誠正四節工夫。在正身修德四字內。其着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一句。於故局量福淺二句之上者。以他不知聖賢

大學之道則門庭先自錯了何由造成大器自是局量福淺規模卑狹矣這知字只如知所先後之知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家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

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語類義綱言使仲器局宏潤須知我所為功烈如彼

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曰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只緣器量小故才做得他這些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於奢與犯禮奢與犯禮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是器大者自然不至如此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胡文定春秋傳却只以執轅濤一事為器小此太拘泥因言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得如此便依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才說着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美

近譬堂藏板

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它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段意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竊恐不可做三娶說

同大全劉向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彊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厚齋馮氏曰以歸民之左右與中故臺謂之三歸

異大全仁山金氏曰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其自相乘凡為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為若干尺又以上下方相乘為若干尺却以勾股法

一分損二為中方之數合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高
尺統之用積算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方尺謂之
三歸法如此則但言其臺榭之盛家臣之多為非儉
爾。

辨按夫子豈有心說管仲奢僭為器小又豈奢僭之
外遂無處見管仲之器小乎只為夫子器小二字斷
定了管仲一生任舉他那一作總不出這圈積裏耳
○問儉有儉奢節儉二義或人見夫子說他器小故
疑其為儉奢否曰觀朱子謂當時但見有箇管仲更
不敢擬議他故疑器小之為儉又疑不儉之為知禮
則儉與知禮都是就好處來分辨儉不是儉奢正是
說他有節制之意蓋因夫子說他器小或人見管仲
如何還器小想是凡事有節制耳因夫子說他不儉
或人又逆管仲如何還奢侈想是濶大有體耳此時
只就不儉分解已脫漏器小之脈矣若猶以知禮為
解器小則又失之此亦非或人有意遮蓋管仲只是
功和之私入人肺腑謹解更有玉道
頑按夫子是隨或人之言而答之無責管仲奢而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節

毛

近譬堂

禮之罪之意而管仲之奢而犯禮自掩不得故此節
因疑其儉只答他不得為儉時解多就他不當有三
歸之臺大夫不當具官早責他僭便不平允○三歸
自是臺名今仁山謂以三歸法為臺則夫子有三歸
句文法亦
不完矣。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
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
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

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夫

近營堂藏板

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畧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語類混爲一塗之下，少些曲折，蓋當時人但見有箇管仲，更不敢擬議他，故疑器小之爲儉，又疑不儉之爲知禮。

同大全東陽許氏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屏，以木爲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爲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屏。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坫於

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酢畢。覆爵於楹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覲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二事皆管仲之僭。○雲峯胡氏曰。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仲塞門。反坫先之。春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管仲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嗚呼。是時大學之書未出也。夫子而後。亦既有大學之書矣。然未聞有行大學之道者何哉。○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慶源輔氏曰。大其功所以從衆而揚其善也。小其器所以卽事而名其實也。○才與器皆生于氣質。其所能爲者謂之才。其所能受者謂之器。仲之才雖足以合諸侯正天下。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局於氣。奪于私。是以奢而犯禮。苟免幸濟。而其所成就者亦如此之卑也。使仲而嘗學于聖人之門。知大學之道而從事焉。則其器之小者可以大。而其才之能爲者亦將光明盛大矣。○齊氏曰。器小則其度量不可以大。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倍

堯

近譬堂 藏板

受。雖勳勞如周公。猶且赤烏元凡。自視歆然。况僅以其君伯乎。然則孔子何爲大其功。曰。功較之召忽則有餘。量較之周公則不足。犬其功爲天下幸。小其器爲仲惜爾。○蔡虛齋曰。或曰。奢而犯禮。只是就局量褊淺處說。此難以語設。施朱子曰。孔子器小二字。只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奢而犯禮。特其器小中之二事耳。孔子所以說他奢。只是應或人儉乎之問。非是直以此二事證他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呂晚村曰。不儉不知禮。不是證器小然也。只是器小中事。○夫子斷管仲始終只是一案。或人却是隨地辨解。因器小曰儉。因不儉曰知禮。或人意中已不暇顧母矣。不知夫子到底只勘定器小不儉。不知禮皆從重科斷中公案。○問管仲若儉與知禮。其器有加否。曰。管仲器小只是合下如此。他事遮補不待。○或以器大者。雖奢與僭無害。此是漢以後人見識。却是器小處。○或人認差禮字。只作冠冕迂濶等字看。所以卽將不儉爲知禮。

按總註。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

險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可見夫子只是隨問隨答便了。只器大之人自不至做那奢而犯禮之事。故雖不明言器小之所以然。而器小處已可想見。○不正身修德。如何能致主王道。故不自治。如何能治人。規矩準繩。只是方圓平直底道理。先自具了。故無所施而不可。故曰大器。○學曾問楊氏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畧混爲一塗。故問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朱子謂其少曲折意思。何也。曰。或人只是溺于功利之私。故震驚其霸功。以儉與知禮。代爲分辨。未見有王霸混爲一塗之意。故這一段意思。尚少曲折。又問管仲設施。儘有法度。似不僅是資稟好。乃朱子謂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何也。曰。他若從事大學。便知那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底道理。早已成箇大器。只爲他不知學問。故公私不分。誠僞不別。就其天資所見。只管談施規畫了。去做出如此一箇霸功來。故假那仁義。是只見得仁義影響。而智謀功力。都夾和那私欲做出來。至晉文以後。却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伯

全

近譬堂藏板

又是做做着管仲。越發壞下去。遂成了這種學術。若管仲直是自創起。禎按外註。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是本如其仁。二章來。是就春秋時不可少管仲之功。而仁之也。其實功只是器做出來。底安有器小而功大者。朱子云。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又曰。只爲他本領淺。只做得九合一匡之功。這都是說他功小。未嘗說他功大。卽如曾西說功烈如彼。其卑亦是小底意思。楊氏註。不得悞看。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

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翁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釋如也。以成。

語類 問始作翁如也。謂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翁如。從者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皦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續而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無可考慮。但是五聲六律，翕然同奏了，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鍾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全

近譬堂藏板

一宮，合得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聲，也不得。○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

同 南軒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之，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翁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妙。○程氏復心曰：翁如者，五聲六律，群然合奏，而無一音之不備。純如者，五聲之中，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羽極清而宮極濁，宮極底而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則彼此懸絕而不相和。必有律以和之，使清濁高下各有分數，又須使宮自宮，商自商，不相陵奪而後可。釋如者，五音既不相奪，則血脉易得間斷，又須前倡後和，宮商相續，纍纍如貫珠，故至於成。○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已。皦所謂無相奪倫，是已。釋所謂始終相生，是已。○蔡虛齋曰：翁如音律備也，純如聲始暢也，皦如暢而不混也，釋如雖不混亦不間斷也。翁如與純如則有先後，純如與皦如釋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前後。○

五音六律。八音中俱有。聲有高下清濁。故聖人括之以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五音則各有高下清濁。故聖人又括之以黃鐘太簇等之六律。宮商角徵羽次序。以其分數之多寡言。宮最濁。商次濁。角徵清。微濁。稍清。羽最清。濁者低。清者高。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呂晚村曰。樂有本。有文。有聲。有音。有宮。有律。有容。數者合而成樂。本者功德與事也。文者詩歌也。聲者器之響也。音者響之高下清濁。如今之工尺四上是也。宮者音所主之均。如工尺四上之入某調也。律者宮所中之律也。容者舞綴也。此章只于樂中提出此音一種。講其節奏之善。蓋為太師言之云耳。然作樂之事。亦莫重于此。經生家無論律呂。卽聲音二字。尚有不求分別者。何況其餘。○樂有以器言者。以理言者。以音言者。此以音言者也。以器則已粗。以理則已精。惟音也者。不離乎器。而實本於理。粗之則婦豎皆能。知其妙。精之則鬼神不測。其故此是介乎精粗之間者。○人每說得樂有疑。鬼疑神一種。不可知道理在外。聖人言理。徹上徹下。決無此等蹉跎。雖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俗

全

近譬堂藏板

說當然。而所以然之妙。已寓其中。形而上者。卽在形而下內。非有二也。○夫子所言。不必古樂。卽末世俗樂。亦斷不能出此。此所以謂可知也。古樂之亾。亾于器數。其聲音之理。終不亾。○數句。聯貫而下。只始作從之以成。有界分。純繳釋。都是從之中事。以成統上始從。純繳釋。有按次。而無輕重。層折。

【異】覺軒蔡氏曰。始作樂之始也。成樂之終也。始作翕

如。則八音合矣。從之。純如。則合而和也。繳如。則和而又有別也。釋如也。以成。則別而又不失于和也。數言之間。曲盡作樂始終節奏之妙。大師而可與語。此其亦非常人也歟。○東陽許氏曰。本註止具訓詁。不言旨意。謝說章意。皆具而置。圈外。蓋始從成。為作樂三節。翕及純繳及釋。乃三節中之節奏。翕之后。繼之以純繳。又繼之以釋。從則非翕。釋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也。謝氏五音為主。以翕純繳釋皆指此意。而見於一時。樂之始終。皆然。蓋又一義。則于始從成三字。稍緩者在圈外。○蔡虛齋曰。樂其可知。言不可不知也。可猶云當也。始作從之以成。是三關節。

純如釋如俱殺於從之之下以成益從而收聲以為一終也

辨按夫子正樂而先以此語太師則非淺鮮粗畧可知况正樂之功太師不為無與到得知僭而去夫子猶想洋洋而不能忘情今人乃謂太師不過職司聲音故夫子只以聲音告之淺鄙之甚此與說得過深疑鬼疑神者其病一也殊不知外却聲音並無精義可尋古人所以聞樂知德惟看得人心治化天地之理皆可於音節中見之徹上徹下方有會心○始作翕如也只是方作樂時將五音六律齊一齊使他合得來都完備聲音美善之道恐尚不在此故必翕如後纔好放聲作樂似不得與下純皦釋作一例看○饒雙峯翕合之餘有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餘字中字最下得分曉蓋翕與純可分先後純皦釋一時並見不可分先後也○看來樂只一純如便了皦如釋如只就純如中而形容之蓋純言其和古人言樂日和鳴日和乎日和太和日和合同而化只是這純如意思蓋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金

近譬堂藏板

則聲音之妙已具是矣但彼此若相奪倫則只是失之混同而不可謂之和故皦如是形容其和之亂處若宮自宮而滴自滴則又是過於分曉而亦不可謂之和故釋如亦只是形容其和之不相離却純如只要皦要釋則明白處已是相濟而和矣此已是不清纔皦如中又釋如早已是相濟而和矣此意無人見到故為發之或曰聖人祇通說在這裏朱子又未有明訓子何據而強作解事曰從之只是一時節奏皦釋既不在純如之外聖人既先下一箇純如也已是得其全相但恐太師把混同當了純故又說皦如既說皦如又恐把間斷當了皦故又說釋如文勢道理自是如此觀朱子語類謂五聲六律翕然同奏了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有七聲若黃鍾一宮合得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聲也不得只是說純如了不更說皦如釋如意亦可見○按或問朱子取謝氏說是發得翕純皦釋之字義明切蔡氏者說遂將以成連釋如也說尚覺未安始從成雖

分初中終三箇節次。然以成別無音律可分。不過通上始從而爲一成也。

頑按夫子語太師樂。先下樂其可知也。一句蓋以殘缺之後。聲音難考。人多疑於不可知者。故夫子說樂未嘗不可知。其字便探下始從成之。翁純敷釋說其字是夫子心中欲指數形容之辭。乃虛齋以可字作當字。又就本文添出不可不知來。失却其字神氣多矣。○蔡覺軒以釋如也。連以成說。已無理致。而許東陽更謂從則不翁。釋則不從。尤爲背繆。夫翁而後從。豈既從之後。衆音便不合。奏乎何爲不翁。釋只是不問斷原。非在純敷之外。何爲不從。彼將謂以成之候。便不放聲大作。第釋如不絕。耶。觀樂將終。謂之亂。如關雎之亂。楚辭亦有亂曰。至此更衆音競奏一番。然後收煞。故聖人獨稱關雎之亂。爲洋洋盈耳也。卽此益見許說之疎。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節

齒

近譬堂藏板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

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語類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曰某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吾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出大抵當周之末尚多有賢人君子在故人得而見之至之云到孟子時事體又別如公都子告子萬章之徒尚不知孟子况其他乎曰然○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為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金

近譬堂藏板

同內劍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溺之徇

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不終廢世道之不終亂天意之不終忘斯世可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齊氏曰木鐸金口木舌若金鐸則金口金舌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慶源輔氏曰聖人德容之盛觀之者固當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贊夫子則因所見而驗所聞即其已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蔡虛齋曰謂無患夫子之喪也其喪亦不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是言天運將復而夫子之德如是意者其天運之所屬乎故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木鐸用後說應不得何患於喪乎一句○若是聖人天地要窮他也不得如不得位却便集群聖之大成以垂憲乎萬世在當時識者已謂其功賢

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矣。安知二帝三王在天之靈，不反有羨於夫子之能以萬世為土乎？
異 雙峯饒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能知其所以。後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辨 樹君子至斯二句，辭氣溫厚和平。全是冀望聖人許見之意，稍涉揚詡，則非矣。從者見之，有兩層。乃從者傳命於夫子，許其見而封人見之也。出口亦有兩層。乃封人既見夫子而出，又不能不顧從者而有言也。○玩將以語氣，明指夫子得位設教說。與上無道久矣，相貫亦與何患於喪乎相應。若如蘇氏說，謂使夫子周流四方以行其教，與上語脈不順。且夫子設教門人，亦是已然之事，與將以之文亦不合。至饒氏謂或得位或不得位，皆該在木鐸一言之中。則又騎牆之見。當云夫子之位雖不可必而亂極當治之時，天必不能舍夫子之道。德而有所歸也。註中下一必字，正是於夫子之道德直決出天意來，不必以封人之言不驗而疑之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佾

矣

近譬堂藏板

禎按：就春秋之無道久說，天自當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到終不得位，究竟窮聖人不得，則又集群聖之大成，以垂憲於萬世。另辦得一付事，然而非封人之所及矣。虛齋窮聖人不得之論甚好，而謂二帝三王反羨夫子能以萬世為土，則又落庸俗之見。聖人公心在天地間，只隨其時勢各辦一件事。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

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語類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是樂之聲容都盡美而事之實有盡善未盡善否曰不可如此分說便是就樂中見之蓋有這德然後做得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却如何做得這樂出來故於韶之樂便見得舜之德是如此於武之樂便見得武王之德是如此都只是一統底事○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若美舜而貶武也不得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問集注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如何是美之實曰據書中說韶樂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此是韶樂九章看他意思是如何到得武樂所謂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與夫總于而立武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七

近譬堂藏板

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意思與韶自是不同○問性之反之似此精微處樂中如何見得曰正是樂上見只是自家不識它樂所以見不得○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曰必竟揖遜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又曰征伐底固是必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看舜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告于受則商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迷爾道夫問吳氏禪傳謂書序是後人傅會不足信曰亦不必序只經文謂祖伊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 八佾

夫

近譬堂 藏板

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股命則是已交手爭
 競了紂固無道然亦是武王事勢不相安住不得了
 仲虺告成湯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
 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則仲虺分明言事勢
 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後人多曲爲之說
 以諱之要之自是避不得○問盡善盡美說揖遜征
 誅足矣何以說性之反之處曰也要尋它本身上來
 自是不同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強似大武使武王
 當舜時必不及韶樂○舜之德如此又撞着姁時節
 武王之德不及舜又撞着不好時節○若不見得他性
 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
 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雖
 非後學所敢議然既嘗讀其書恐亦不待聞樂而知
 之也請問曰以書觀之湯畢竟反之工夫極細密但
 以仲氏稱湯者觀之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等語又
 自謂有慙德覺多不是往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
 大煥疎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
 祖道曰看來湯武也自別如湯自放桀歸來猶做工

夫如從諫如流改過不吝昧爽丕顯旁求俊彥刻盤
 銘修人紀如此之類不敢少縱或王自伐紂歸來建
 國分土散財發粟之後便只垂拱了又如西旅之焚
 費了太保許多氣力以此見武王做工夫不及成湯
 甚遠先生所謂觀詩書可見者愚竊以爲如此先生
 笑曰然某之意正如此○叔蒙問韶盡美盡善武盡
 美未盡善曰意思自不同觀禮記所說武王之舞始
 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向北意思再成而
 滅商須做箇伐商意思三成而南又做箇轉歸南意
 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右又分
 六十四箇做兩處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不似
 韶純然而和武須有些威武意思○子善問韶盡美
 矣一章曰後世所謂文武之舞亦是就韶武舞變出
 來韶舞不過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
 無地和平底意思武舞不過象當時伐商底意思觀
 此二節意思自是存優劣但若論其時則當時聚一
 團惡人爲天下害不能消散武王只得去伐若使文
 王待得到武王時他那舊習又不消散文王也只得

伐舜到這裏也只得伐但恐舜文德盛其徒或自相
叛以歸之亦未可知但武王之時只得如此做堯舜
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性是自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
來其實只是稟資畧有些子不相似處耳○問范氏
以為德不同謝氏以為時不同游氏以為事不同三
者孰是曰畢竟都有些子如何得同楊氏曰武之武
非聖人之所欲橫渠亦曰征伐豈其所欲此說好
附大全朱子曰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也
實是美之所以然處○張敬夫問聖人之心初無二
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朱子曰此理固然但此處解
美善兩字而為此說似以舜武心皆盡美而武王之
事有未盡善則美字反重而善字反輕為不倫耳○
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痕迹
在

慶源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其
聲容之所以美○蔡虛齋曰舜有紹堯致治之功武
王有伐紂救民之功以是功之盛而昭象於樂其布
之於聲形之於容者皆盡其美也蓋聲容之間皆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份

兪

近譬堂藏板

功業之發揮也然舜之致治乃以性之德為之德
既極其盛其有天下也又且從揖遜而來非出於力
取此韶之所以盡美也武王之救民者乃以反之之
德為之既非性之者比又以征誅費力而得天下不
若揖遜之自然也此武之所以未盡善也盡美未盡
善皆於樂中見得故不曰舜盡美而曰韶不曰武王
而僅曰武皆舉樂言也蓋揖遜征伐之事皆布在聲
容之間而性之反之之德亦著於聲容之表○樂只
是許多聲容何處是盡美又何處是盡善曰盡美蓋
只就聲容外面看便是他美處就聲容裏面看其所
以為是聲容者便見盡善與未盡善處○又何不言
渡而獨言武湯較優於武也朱子兼性之反之說所
以處之者審矣或曰夫子是據韶武二樂言武周祖
之樂韶在齊所聞渡當時未聞耳

西出真氏曰聖人于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
如論樂則以武為未盡善論泰伯文王皆稱其為至
德此非貶湯武也惜其不幸而為此不獲已之舉也
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為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人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于上無所憚也聖人立言爲後世慮至深遠矣○呂晚村曰性反誅讓乃推論所以盡善未盡善之故非以善未善推論征誅之不是也聖人亦只是論樂不論兩聖人在帝王諸樂中獨舉二樂衡論則武樂之美盛可知但較之韶則尚有未盡善者傳註推論所以然故及德功上看耳要之武王之德功已至聖處但較舜自是不同不爲貶刺征誅也使舜當武王時亦必伐紂其樂自是盡善使武王受堯禪其所未盡善亦終有遜舜處在聖人分上自有不可強耳○韶武軒輕係聖人功德不同聖人功德又係氣稟時數之不同道理本自光明洞然言之有何觸礙有何周旋世上含含糊糊或索性放肆妄論總被武王非聖人一篇胡說做成容塊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佾

卒

近譬堂 藏板

大槪處說美之實是就樂之裏面精細處說故朱子謂堯之末年水土之害如此得舜承當了天下遂極治紂之時天下大亂得武王仗仁義誅殘賊天下遂大治以二聖人功業論之皆可謂盡美這可見但就功足及人者而言若就這功裏面看一箇紹堯致治只消恭己無爲一箇伐紂救民必須鷹揚奮發這各自是甚麼氣象集註雖於盡美言功於盡善未盡善言德其實善只是美之所以然處原自分不開則知功本於德又豈可截然分說乎故朱子又曰有這德然後做得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却如何做得這樂出來都只是統事者正爲此也○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讓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玩又以二字一折重在德上時字意較輕朱子云使舜當武王時必定強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可知重在德上時字較輕也又云武以征誅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要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美舜而貶武也不得或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爲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耳到

得不。服。征。伐。也。免。不。得。觀。此。大。有。斟。酌。呂。晚。材。謂。武。王。之。功。德。已。至。聖。處。但。較。舜。自。是。不。同。不。爲。貶。刺。征。誅。意。思。說。得。好。但。謂。舜。當。武。王。時。亦。必。伐。紂。便。說。得。太。快。了。恐。不。用。征。誅。更。好。未。盡。善。便。是。聖。人。有。未。滿。他。處。也。○程。子。謂。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這。也。只。說。得。他。大。致。相。同。處。朱。子。謂。正。如。說。伯。夷。伊。尹。與。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有。天。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皆。不。爲。也。相。似。那。性。之。德。反。之。德。正。是。他。本。身。上。骨。子。裏。事。如。何。反。以。一。時。字。抹。過。了。朱。子。云。舜。之。德。如。此。又。撞。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着。不。好。時。節。說。得。何。等。周。密。

禩。披。諸。儒。非。畧。去。德。有。性。反。之。殊。單。貼。揖。讓。征。誅。之。時。有。不。同。說。卽。單。重。德。有。性。反。而。畧。去。時。字。謂。舜。當。武。王。時。亦。必。行。征。誅。之。事。此。總。是。心。胸。不。圓。活。之。故。德。固。是。舜。武。王。身。上。事。乃。盡。善。未。盡。善。之。根。然。有。舜。性。之。德。卽。當。武。王。時。必。能。令。天。下。服。德。來。歸。如。當。時。第。一。匹。夫。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之。類。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倫

空

近譬堂藏板

這。是。甚。麼。感。化。况。繼。文。之。後。處。武。王。之。地。乎。雖。不。敢。定。道。他。如。何。然。卽。行。征。誅。亦。斷。與。武。王。不。同。矣。故。朱。子。謂。自。相。叛。而。歸。之。亦。未。可。知。也。○觀。朱。子。謂。湯。反。之。工。夫。極。細。密。武。王。大。故。疎。則。武。之。德。旣。不。及。湯。財。大。武。之。樂。亦。斷。不。及。獲。矣。其。獨。提。武。與。韶。較。論。者。以。一。爲。本。朝。之。樂。聖。人。聞。之。親。切。而。韶。樂。在。齊。又。嘗。聞。而。學。之。故。也。因。不。及。他。樂。遂。謂。武。勝。於。他。樂。皆。臆。揣。無。據。之。辭。○非。謂。反。之。之。德。斷。不。及。性。之。還。是。反。之。之。工。夫。疎。耳。若。已。密。益。密。造。到。自。然。地。位。所。謂。及。其。成。功。一。也。單。歸。咎。於。氣。稟。亦。不。是。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

哀。爲。本。旣。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或。問。卒。章。之。說。或。以。爲。何。所。觀。或。以。爲。何。足。觀。子。獨。以。爲。無。所。觀。其。事。之。得。失。何。也。曰。此。以。其。文。意。推。而。

得之也。蓋在上則以其量而觀其大小。為禮則以其敬而觀其淺深。臨喪則以其哀而觀其厚薄。今既無其本矣。則雖欲觀之。其將何以觀之乎。彼曰。何所觀。何足觀者。雖於大義可通。然恐其未盡文意之曲折也。

語類 問居上不寬。曰。寬字難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辯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它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醋須是酸。方就它酸之中。看那個醋那箇淡。若只似水相似。更論量箇甚麼。無可說矣。○問吾何以觀之哉。章曰。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有上面這箇物事。方始就這上見得他得失。若無這箇物事。却把甚麼觀得他。○葉問吾何以觀之哉。曰。居上緊要在寬。為禮緊要在敬。臨喪緊要在哀。三者俱無。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八 佾

空

近譬堂藏板

居上為禮。臨喪却似不曾一般。將以何者觀之哉。言將甚底看它。它都無了。

同 雙峯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寬敬哀三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其大體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節。若無此三者。則全體都不是。更把甚底去看他。○蔡虛齋曰。居上不寬。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皆在所不觀矣。為禮不敬。則雖有威儀進退之節。皆在所不觀矣。臨喪不哀。則雖有節文之習熟。皆在所不觀矣。聖人教人。重本也。既無其本。則條教法令等。都是無根的。都不是從心頭做出的。○不寬不敬不哀。固無可以觀處。然既寬敬哀了。又何得失之可議。蓋寬亦有不足處。如子太叔之寬是也。敬亦有一於敬而禮文不足者。哀亦有一於成而徑情直行者。須合於其中。看其或過或不。不及不是居上。只是一箇寬便了。為禮只是一箇敬便了。臨喪只是一箇哀便了。

異 林次崖曰。吾何以觀之哉。今集註把以字都說重了。看來只與其餘不足觀也已同看。更似閒暇潔淨。蒙引前說亦是此意。

